

息齋春
秋集註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周秦之際經學燿微書紀政事禮詳制度并爲時君所惡而春秋指事切其文辭隱而顯而持義尤嚴故見惡于天下者視書禮益甚然其述故事制義法約其文辭以開後王竣來哲匪僅意在褒貶實宣尼所以纂先王之業爲百世治道之準其傳之顯晦不在人君之好惡而在承學之士之嚮背春秋之道常懸于天壤如日月故曰仲尼日月也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自公穀左氏并傳春秋其書漸尊然其文義有待後賢推闡者猶多昔

春秋集註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程伊川欲爲春秋傳而未竟其已解者載於遺書厥後高氏息齋爲春秋集注實本伊川壽鏞嘗以比之蔡九峯尙書集傳而流行則猶未逮焉其學行見史傳治春秋尤精絕過人錯綜三傳宗左氏而輔以公穀謂孔子因杞宋不足徵周監二代禮盡在魯故因魯史損益二代以明道正法非但爲魯設也此說雖本龍門然非深致力三傳則無由明其所以然之故至謂嗣位踰年稱元出自古非始春秋子糾齊桓并襄公子子糾居長齊桓未嘗殺弟凡此之類皆確有所據其言必稱伊川樓

迂齋比之曾子言必稱吾聞諸夫子蓋其師法之真也
宋史載公文學行誼粗備春秋集注作集傳而宋李綱
有春秋集傳後序見梁溪文集乃許翰作翰字崧老襄
陵人與李忠定公及吳元中同時爲賢宰執意者宋史
因此而誤歟然考樓序及陳氏書錄解題并作集注則
斯書題名仍應从之惟書錄解題作十四卷今本四十
卷蓋清四庫據其散見永樂大典者析其繁重以爲四
十也此書當時由息齋仲子始刊之黃州其女孫夫喻
氏珪又嘗手校訛舛藏板官府凡所以謀永其傳者甚

至舊時歸制之板今已久化燬燼壽鏞鄉人也既取程
子遺書所錄與夫吾鄉元儒程氏端學所引一一校對
略正四庫本之誤別爲校記今校記猶待整治刻斯書
冠諸四明叢書第三集之首蓋亦周公事業期諸魯之
子孫之意也程洺水嘗書其後曰書雖不廢于當時而
道則不行于天下讀公之書悲公之志然猶幸其書之
存也嗚呼斯真識公者矣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後學張
壽鏞序

四庫全書提要

春秋集註四十卷

宋高閔撰閔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以程子春秋傳爲本故仍冠以程子原序其說則雜采唐宋諸家鎔以己意不復標舉其姓名史稱秦檜疑閔薦張九成出知筠州不赴卒而樓鑰序是書則云以直道忤時宰一斤不復家食累年略不以事物自攬日有定課風雨弗渝蓋閔家居以後歷久始卒晚年精力盡在是書

春秋集註

一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史之言未詳也閔大旨雖宗程傳然如程子據漢薄昭與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謂子糾爲弟齊桓爲兄閔則仍用三傳史記荀子之文云子糾小白皆襄公弟糾居長爲當立絕不依阿牽就務存門戶之私他如解衛人立晉解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解取濟西田諸條皆深得聖人微旨其解及向戍盟于劉云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劉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蓋下文有劉夏傳者以爲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文同故誤增于劉二字又如以子般卒爲善

終以州蒲爲州滿之訛亦皆足以備一解惟隱公九年會防之防在琅邪華縣東南十年取防之防在高平昌邑縣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諸及鄆之鄆在城陽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鄆之鄆在東郡廩丘縣東閔皆混爲一地未免攷據稍疏耳原書久佚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謹按次排比薈萃成編其永樂大典原闕者則採各書所引閔說補之首尾完備復爲全帙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是書十四卷今以篇頁繁重析爲四十卷又宋史本傳稱閔有春秋集傳而永樂大典實作集註與書錄解題同

春秋集註

提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是宋本原題今並從之至所載經文多從左氏亦間有從公穀者蓋宋代諸儒大都兼采三傳不盡如漢世專門之學也

鄞縣志本傳

高閔字抑崇

乾道經圖

號息齋

聞志

唐宰相智周後世家廣陵

高祖贊襄

乾道經圖

徙居於鄞

延祐志

閔幼穎悟不凡八歲誦

經史通其義或問得時則駕出何書閔曰非史記老子

傳乎客驚異之謂其父欽臣曰此兒當興君門戶弱冠

入太學

經圖

楊時為祭酒

宋史本傳

授以伊洛之學

延祐志

天資

純篤濟以勤敏

樓鑰春秋集註序

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

閔為首稱

本傳

○案宋元學案時將卒閔執弟子禮求

從宜

見及卒門人王時敏呂稽中等問師服閔以

初課試文格尚對偶閔變為古文又屢中魁選先

一 四 明 續 書

羣彥一時文格遂復舊以校定最優充舉錄

案舉錄疑學錄之

宣和中置講議司領以大臣辟官屬日夕講議天下

事太學公試用為策題閔對為天下事當令天下人議

之時以為至言

經圖

閔名甚盛諸公貴人爭欲壻之拂衣

而歸建炎二年陞補上舍

春秋集註序

紹興改元賜進士第

丁內外憂服闋執政交章稱閔議論簡正明於治體可

以居經筵勸講之地五年春有旨與行在差遣引見進

劄有曰人君不難用臣下之謀猷而難於不忘臣下之

規戒改左承奉郎

經圖

為祕書省正字

本傳

論薦舉之弊與

天下之勢

圖經

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庸篇

本傳

閱奏儒行

雖閒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誇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

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

樓鑰御書中庸篇跋

中庸實子思所傳

延祐志

乞望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

於偏邪駁雜之見

中庸篇跋

從之本

又請預嚴水戰之備圖經

權禮部員外郎

本傳○案嘉靖志曹志作兼禮部侍郎誤

兼史館校勘

本傳

上殿奏事

寶慶志

閔以爲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上首肯

之閔乃問曰陛下以爲如何是和氣上愕然乃曰今疾

癘不作螟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卽和氣也

○案延祐

春秋集註

一二圖明嚴

志上曰士論皆言寬裕安民足以致和議果若何與此稍異

閔曰此萬物和氣陛下

和氣安在上默然

北窗笑錄

閔曰心正則氣正氣正則天

地之和應其本在人君有以感之

圖經

陛下所言爲致和

一事耳

延祐志

上是其說

寶慶志

又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

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

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

長且不敢自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

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駁臺諫得論

列若給舍以爲然臺諫以爲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時
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爲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
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臺諫
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靖康中嘗行之今則名爲
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

本傳

復言屯田之利尤

切

圖

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

本傳

復參

浙東帥謀

圖

十三年初建太學

春秋集註序

召爲國子司業

本傳引見上曰太學復興欲得學問淵源德行純正者爲
師表故命卿問因言臣在京師見太學辟雍皆有御書

齊秋集註傳

二四明教書
約圖本

閣今當依祖宗例建閣以藏御書願時灑宸翰加惠多

士

圖

且請仍東都講堂曰敦化

咸淳臨安志

上許之

圖復奏宜先經術上曰士習時賦已久遠能使之通經乎閣曰

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

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

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爲主而加詩賦上然之閣於是

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

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且立郡

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闕所建明閣

又言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

師維藩詔除國子錄本傳又以柴禹聲堪充史館薦於朝

浙江通志新學成閱奏補試者六千人本傳明年二月宋史嘉禮志

閱乞臨雍繼率諸生上表以請本傳三月己巳咸淳臨安志帝

幸太學本傳御敦化堂命閱講易臨安志賜三品服嘉禮志比

部郎中林保乞修定鄉飲儀制閱草具其儀上之嘉禮志

閱任司成論事爲最詳兼權起居中書二舍人除禮部

侍郎寶慶志嘗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翌日又問秦檜

且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閱薦之以語楊愿愿嗾

春秋集註傳

四四明叢書

御史李文會攻閱去宋史楊愿傳出知筠州本傳遂卽挂冠致

仕袁桷書方夫墓志後教授鄉里袁桷高一清醫書序汎觀經史諸子百

家園經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春秋集註序絕意榮進不戚戚於

阨窮每對士大夫惟舉前言往行可師法者未嘗及時

政得失人物臧否寶慶志由是得免檜禍延祐志初高宗臨

學閱講易之秦胡宏貽書非之及秦棣守明州宋史棣傳卽

檜求婚於閱不得卒以見忤罷官一斤不復春秋集註序宏

始釋然全祖望長春書院記閱少宗程頤學本傳自王安石廢春秋

閱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爲之集註春秋集註序其言

曰春秋非一王之法萬世通行之法也文武之道期於

周之後王周公事業期於魯之子孫其旨謂非褒善貶

惡而已延祐志至今說春秋者以為大宗長春書院記又集厚

終禮一編朱子定家禮多用之延祐志四明學派導源農

曆諸公至於伊洛世系則自開始長春書院記卒年五十七

圖贈少師諡憲敏成化志○案袁桷高一清醫書序作

莊閉門窮經高抑崇閒居時率一歲四五訪其虛談論

自畫經夜相得甚歡或謂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

公倦倦於彼願問其故抑崇曰終歲讀書凡有疑而未

判與所闕而未知者每積之數十必一叩之無不迎刃

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所謂知己其是乎閔兄安世紹興五年進士

春秋集註傳

五十四期後書

一約圖刊本

經官給事郎太子中舍知縣樓鑰嗎浦廟記弟閔紹興十五年

進士圖經為錢塘令咸淳臨安志○案乾道圖經閔撰張

授在紹興二十年當係錢塘令之前嘗親書孝經授其孫卒贈特進袁燮跋高

公所書孝經閔仲子得全春秋集註序字仲遠樓鑰撰黃州貢院記天性端

良樓鑰送高仲遠赴滁倅詩居家孝友恪守家法貢院記門中有孤嫠

極意撫存赴滁倅詩恂恂似不能言與人語如恐傷之鄉評

以長者稱貢院記為滁倅勤於官治民不煩赴滁倅詩嘉定二

年守黃州葺孔子廟廊廡齋舍以次興立復創貢院五

十餘楹備具嚴整民不知役工不告勞貢院記復取父遺

袁刻之

集註

官至朝散大夫

貢院

姪文善字裕如

樓鑰

記

淳熙十一年進士

質慶

官將作監

延祐

寺丞

○案攻

媿集有

回高寺丞

知邵武軍

義莊

慶元中以承議郎知衢州

事後別與州郡差遣

衢州府志

春秋集註

上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原序

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于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擇名儒爲四方所推服者爲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

春秋集註 原序

一四明校書
約園刊本

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于土前擢貳卿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食累年中壽而歿洎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荆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又博採諸儒之說爲之集註其說粹然一出于正然猶未行于世也仲子得全知黃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鑰以序鑰生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然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旣投閒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

自櫻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
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
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
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祕者公亦
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爲中制俾萬
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隱公焉且以
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以此
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
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

春秋集註

原序

二一四明校書

約園刊本

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曾子罪之說者
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
可謂稱師而知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
而未有此當屬之深于春秋者鑰何人而敢與此黃
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于不腐乃弗敢辭公諱閱
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蓋未艾也嘉定四年季冬
己卯朔樓鑰序

自序

昔伊川先生欲著春秋傳而先爲之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立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

春秋集註

自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于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轡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

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
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
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
室之用于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
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
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
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于後世
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
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

春秋集註

自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春秋集註目錄

卷一

隱公一

卷二

隱公二

卷三

隱公三

卷四

桓公一

春秋集註目錄

一 題別錄書

約圖刊本

卷五

桓公二

卷六

桓公三

卷七

桓公四

卷八

莊公一

卷九

莊公二

卷十

莊公三

卷十一

莊公四

卷十二

莊公五

卷十三

閔公

春秋集註
目錄

卷十四

僖公一

卷十五

僖公二

卷十六

僖公三

卷十七

文公一

卷十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文公二

卷十九

文公三

卷二十

文公四

卷二十一

宣公一

卷二十二

宣公二

春秋集註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二十三

宣公三

卷二十四

成公一

卷二十五

成公二

卷二十六

成公三

卷二十七

成公四

卷二十八

襄公一

卷二十九

襄公二

卷三十

襄公三

卷三十一

昭公一

春秋集解目錄

卷三十二

昭公二

卷三十三

昭公三

卷三十四

昭公四

卷三十五

昭公五

卷三十六

四
西明館書
約圖刊本

定公一

卷三十七

定公二

卷三十八

定公三

卷三十九

哀公一

卷四十

哀公二

春秋集註
目錄

五

四明敍書
約圖刑本

春秋集註目錄

春秋集註卷一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春秋者古史記事之名也凡古史必編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記事之名蓋欲後人以時思之而不忘非獨魯國然也此書乃仲尼約魯史而修之觀公羊傳蔽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則以爲不修春秋之辭而晉鞆宣子所見禮記載里克吳孟子之事皆謂之魯春秋則知魯舊有是書非仲尼作經而名之曰春秋也仲尼之道既不行于天下將損益三代之制立爲

春秋集註卷一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百王不易之大法而不欲載之空言然而之杞之宋其文獻皆不足徵惟周監于二代而其禮盡在魯魯又周公之後吾父母之國而舊史春秋乃其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故仲尼因而修之以明王道以正王法非但爲魯設也

隱公一

周平王東遷之二年孝公薨四十八年惠公薨春秋不始于孝惠而始于隱何也以平王之所終也昔周有天下歷歲數百世修其德雖有辟王而王道尙行

人心眷眷不忘故厲雖板蕩而宣繼中興幽雖暴虐而諸侯不替朝事方平王東遷之始典刑尙在天下猶稟號令仲尼不忍遽絕之也不忍遽絕之者若曰猶有所待焉耳至于在位既久恬于頽靡無振起之略諸侯以周室不足憚專肆擅橫變法壞紀蕩無禁制禮樂征伐各自出亂臣賊子接迹海內夷狄強暴愚陵中夏是時楚熊通弑君自立莫討其罪卒僭大號以抗天子平王正當中興之時略無撥亂之志歷孝逾惠避隱而死夫生猶可以有冀也死則復何

齊秋集註

卷一

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望哉自是而後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徒以名位苟活于世故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然則王者之迹熄適在隱公之時仲尼默觀天運知三代循環之治至是而極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爲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

元年

歲在己未是隱公之始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春秋之義大一統今天下之統在周曷爲不用周平王之年曰人君嗣位必踰年稱元者自古天子諸侯皆然非仲尼作春秋始爲此法也然諸侯嗣君得有其年不得有其正朔必稟于天子故仲尼因魯史修春秋以正月繫之王而元年繫之魯蓋託魯史以立法故也元者始也董仲舒曰謂一爲元者示大始欲正本也一元旣建累而數之爲國之久新歷年之多少顯然可見矣此記久明遠萬世可行之法也自秦

惠王十四年以初自王改稱元年漢文因之改後元年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後世帝王遂因襲之數年一改以爲美事乃以改元之多寡爲享國之久長或于一歲之內有改元再三者又一國之中有前後重複者甚至不待踰年而自改元又復有改年爲載者斯皆率意妄作又豈知春秋書元之義乃萬世不易之法乎

春王正月

春秋託文以示義大要尊周而主魯尊周者使天下

知有天王也主魯者略諸國而詳魯以盡作書之體也文既主魯故元年春下書王正月若周史則不復稱王矣然以建子爲正正月非春也聖人蓋假天時以立義耳斯可見行夏之時者萬世不易之法也在聖人之門惟顏子一人足以知此耳後世不知時變如秦始皇以建亥爲正魏明帝以建丑爲正唐武后以建子爲正或有以正月爲建寅月至十二月爲建丑月者又有以正月爲一月以至十二月爲臘月者斯皆率意妄作者也聖人傷文之勝耳目聞見事與時亂乃參酌三王而立爲中制故春秋雖書周事而斷用夏時苟一時無事則書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以明夏正據人所見而孟仲季皆得其正可以萬世通行也夫春者天時也王正月者王正也諸侯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知王正月之爲春則知王道卽天道矣春秋因天命以正王道稱天王以奉天命故先書春王正月以見王與天同大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王道也雖然天下之事不可悉紀故春秋常事不書非常則書隱之卽位此非常事

史法當書而不書者或曰攝也或曰讓也春秋別嫌明微之書深察夫隱之立也名曰爲桓而其心則殆將竊名者耳豈有十一年之間居處魯君也號令魯君也偃然在位當天王之聘受滕薛之朝凡所行之事未見其所以爲攝亦未見其讓而實已卽位乃徒爲此名以召亂耳聖人所以不書者正王法于始也蓋諸侯之立必由王命平王以降王命不行諸侯之嗣皆不請命其間近正者特承之以正而已如隱文成襄昭哀皆不請王命而承之以正者也隱獨不書

春秋集註卷一

五四明數書

約國刊本

卽位者入春秋之始聖人卽以王法奪之而大義旣立矣若文成襄昭哀例亦不書則與夫繼故而不承以正者無以爲別故五公書之猶言繼正而有所受之也如莊閔僖則旣無王命又皆繼故而非承以正故不書卽位者不正其始也桓宣定之書卽位則著其自立之罪蓋桓弑隱自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欲書其自卽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亦有事異而辭

同者不可以例拘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案邾儀父公穀作邾婁儀父蔑公穀作昧此從左氏

隱之卽位不能自正自謂爲桓而立內懼諸大夫之不己悅外慮諸屬國之不己從而邾以附庸有不相得于是乎首與邾盟夫盟者先王因人情之所不免而制爲之禮此嘉禮也非在喪者所可行公旣越禮畔道而爲之及其位旣定諸侯稍附至七年而遂伐邾則其不信反覆之情可見矣故元年先書此盟以發之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其曰公及所以

春秋集註卷一

六十四明禮書

綱目刊本

過公也其過公奈何旣爲桓而立矣又何憾焉而求盟之汲汲也其不自正之意可見矣邾者附庸之國儀父者其君之字也春秋之法周稱天王尊無二也列國稱爵重王命也附庸稱字尊命卿也夷狄稱名隆中國也儀父稱字與蕭叔同非貴之也秦始附庸亦稱秦仲耳蔑我地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此見鄭伯以骨肉之故輕動干戈而鄭亦自是用兵不息也克者勝之難夫以君討臣以兄討弟而謂之

克者何其難也以詩攷之鄭伯不勝其母而縱段于京段不義得眾亦不易勝然鄭伯初畏人之多言不早爲之所卒養成其惡乃始用兵欲力除之是其處心積慮欲克段者在鄭伯而已故望人特改舊史叔段出奔之文直書鄭伯克段以罪之且段本居京今克之于鄆又見鄭伯追勝之是不教其弟而忍以干戈相向又必窮追之然後已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爲萬世人君之訓也段不稱弟者恃母叛兄聖人不以弟錄之亦見鄭伯不以弟畜段而以

路人待之若討賊辭也兄雖不兄而段之不弟又異乎衛鯀陳招宋辰秦鍼也聖人交譏之見兄弟之道壞于是矣鄆妘姓之國爲鄭武所滅國語曰鄆之亡也由仲任特書于鄆者存先王之建國以惡鄭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此譏天王之壞典禮也隱之立也不敢自安故以惠公之喪告于天王天王不能正典禮順適魯隱之意遽使使來歸仲子之賵公羊傳曰成公意也蓋得之矣夫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一失其道則冠履顛

倒名器溷淆人倫亂而天理滅矣夫婦人倫之本終身不變者也本無再娶之禮然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者焉惟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亡則可以攝治又何必再娶乎哉惠公再娶仲子非禮也已卒於春秋之前而天王至是來賙者隱公立而以桓爲請故也隱受天王之賙陷天王於非禮罪可知矣不謂之夫人而繫之惠公者若曰惠公之仲子云爾春秋以非禮之嫡故特正其名而以妾稱之也婦人于法無諡惟繫以夫之諡以

春秋集注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明所屬然眾妾不當繫夫諡故以字配姓示不忘本且以別同姓焉今天王不探隱公之情不能明辨其自常立之義遂以夫人之禮下賙人臣之妾此不天亂倫之甚也然入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王不去天而特貶其使嘽嘽者天王之宰也以天王之尊而賙諸侯之妾以天王之宰而爲賙妾之使故名其宰又去其簡邑以見王之不王也夫王臣雖微猶不

名況于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桓乃宋出也天王既贈仲子故公懼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雖微者往亦由君命而與之盟耳聖人書此又見隱公始與宋合而終以干戈相向反覆不信也宿風姓國地以宿則宿亦與焉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此見周室不競大臣不法也夫祭伯王臣也不以罪來故不可謂之奔不以命來故不可謂之使然則何爲而來曰祭伯來則魯國定矣隱之卽位此國疑之

齊秋集註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也非王靈紹至則無以鎮撫之當時諸侯之立不由天王之命失臣子之義王法所當誅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定魯侯之位顛倒甚矣故特書來以見意焉凡王臣三公稱公卿大夫稱爵元士稱字中下士稱名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又曰周公位冢宰又曰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蓋六卿有兼公者則稱公若周召毛畢是也其不兼公與諸侯入爲王卿士者王制曰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其所

受采地既與外諸侯同故其名位亦然若祭伯凡伯
召伯渠伯皆王朝之卿士也劉子單子尹子温子蘇
子皆王朝之大夫也榮叔南季家父叔服皆王朝之
元士也元士視附庸附庸之君例稱字故也中下士
稱名劉夏石尙是也子突亦士而變文稱王人者著
諸侯之逆王命也劉文公卒而直曰劉卷卒者非列
國也故不稱子其奔殺則記其名以別其人王子瑕
王札子是也其有曾爲三公在畿內者亦稱公虢公
虞公州公是也武氏尹氏則又著其世卿矣凡諸侯
之大夫命于天子者亦與天子之元士同稱字宋孔
父鄭祭仲陳女叔魯單伯是也蓋諸侯大夫入京師
則稱士左傳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于周自稱晉士
起靈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不失舊

公子益師卒

此魯國之卿也卿者佐君以治國而其卒乃國之大
事于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見恩意之有厚
薄也益師乃孝公之子眾氏也凡諸侯之卿必受命
于天子當春秋時不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惟

宋以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此稱公子者以公子故使爲卿也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則以王父字爲氏

二年

是年閏十二月按自古曆法雖不同然前閏後閏大約相去三十二年十九年七閏爲一章而杜預長曆既非五歲再閏之法又非歸餘于終之法但據春秋經傳攷日辰晦朔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焉不知用何法據文公元年左氏傳曰子是閏三月非禮也夫周衰曆法雖差然入春秋九十七年左氏始譏其失則知前此置閏未必盡如杜氏之所言也

春

春秋之法凡事在正月則書春王正月事在二月則書春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春王三月若無事則但書春王正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而已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此春會戎非無事也而不見日月者聖人著隱之不自正也平王之正月而公不自正何也禮天子

頒曆于諸侯諸侯告朔于廟而後布政公欲讓桓焉
若政不自己出者也所謂不自正也

公會戎于潛

大戎之禍實遷周室隱公居喪之際未會諸侯事王
朝而先與戎會是誠何心哉春會而秋與之盟故先
書此會以見事始也夫與戎會而能以王室爲憂則
雖會夷狄亦春秋所不惡也觀天王使凡伯來聘戎
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知魯會戎盟適所以貽王室
之患耳此春秋之所誅也

春秋集註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五月莒人入向

夫刑于寡妻以御家邦人君之道也今莒子爲國不
能御妻至使棄其夫而去是夫婦俱失道矣旣又以
兵擅入人之國疆取其妻以還向人亦無如之何豈
非夫婦之間本無大過非有心于棄絕故耶聖人不
責其夫婦之小失而尤惡其擅與兵以入他人之國
故不示其事而直書莒人入向以罪之蓋舉天下之
大法而非窮一夫之惡且以見向國微弱之甚也凡
書入者國之存亡未可知此書入者向亦自此屬于

莒矣宣四年公伐莒取向是也

無駭帥師入極

春秋諸國遣其大夫將命必以君使爲文至于帥師則直書帥師而不言君使亦無內外之辨何也帥師者將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不可以使言也夫兵者凶器雖天子行之猶曰致天討也況諸侯乎諸侯行之猶曰奉王命也況大夫乎又況微者乎極者附庸同姓國也今一月之間外則莒人內則無駭皆以兵入人之國是當時國無大小皆專兵也無駭不氏未命故也古者五十而爵爲大夫而列國之卿皆受命于天子至春秋時王道不行諸侯自命故聖人于此辨之凡書字者皆天子命卿也凡書族者皆諸侯自命者也其未命者但名之而已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唐我地彼來而我及之也公春與戎會復不相信秋又與戎盟以中國禮義之鄉聖人之後而與戎割牲歃血以相誓辱亦甚矣故特書日以謹之聖人深責中國而不罪夷狄也不罪夷狄者乃所以外之也以

此禮垂訓而後世猶有信尚結贊之甘言致暴兵起于壇下如唐德宗者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詩稱太妣之家在渭之浹文王娶之親迎于渭又稱蹶父之女嫁于韓侯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然則諸侯親迎自古而然故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曷謂已重乎由此推之親迎之禮自諸侯達于庶人未嘗可廢其使三公逆者惟天子之尊而已紀侯不達上下之分輒使大夫來逆而魯遂受之故聖人書此以見婚姻之禮壞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春秋十二公之女出嫁者多矣豈當一一書之凡昏者必有以也且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又惡不由其道今魯不以紀廢親迎爲非禮乃使伯姬隨其大夫以往而無嫌疑之避古者后夫人親蠶而出郊尚以三棘圍之蓋其以禮防閑如此況女子有行遠適異國而乃隨其大夫于道路之中豈禮也哉齊侯親送

于謹蓋知此也然則魯于伯姬生則以非禮嫁之死
又爲齊侯所葬非父母國之道失親親之義矣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其事雖不詳然已足以見莒紀之同好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之夫人也夫人與君同體故國人稱之曰小君
而其沒也亦曰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
也于此見夫婦之義矣蓋婦人無外行當繫其夫之
諡夫諡既定妻卽終而稱之先夫而死則不祔于廟

春秋集註卷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所稱也夫人薨有常處故不地雖然隱將不終爲
君必不成其爲夫人而以夫人葬也其稱夫人而書
薨者聖人加之臣子之辭以見正也

鄭人伐衛

鄭段之亂其子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春秋略而不
書專罪鄭伯克段而已今鄭之報伐則有辭矣故于
此著衛人之罪也夫春秋無義戰其侵伐國入取滅
之類各隨其事而書之其有善惡輕重則變文以示
義此聖人精微之志大中權衡之法也然其責常在

被兵者蓋彼加兵于己則當引咎自辨論之以禮義
不得免焉則固其封守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
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己絕亂之道也春秋凡書伐者
皆聲其罪以討焉鄭以公孫滑之故加兵于衛衛服
則可免矣而鄭擅興戎之罪自不可逃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月之食有常數焉此巧曆者所能推也而周官乃
言救日月食之法至于春秋又獨書日食何也日君
道也而被侵害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春秋書之其辭

春秋集註

卷一

十六四朔數譜

約圖刊本

必曰有食之者蓋歸咎于人事而不以為常數也是
以人君遇其食則常恐懼修省而百官惟當修輔厥
后更不推之于數蓋以有食之者故耳此春秋之深
意也後世推求臆度指陳某事之應則失之矣劉歆
曰凡日食有變人君能修政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
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紀其故蓋吉凶無常隨
所行而成禍福也星辰陵歷亦然按長曆二月己巳
朔此不書朔因舊史也然則聖人作經曷不致而正
之乎曰周衰天子不班曆魯曆不正置閏不得其月

月之大小不得其度或在朔前或在朔後聖人因舊
史而書之爲後世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者上墜之形薨者上墜之聲臣子之心常倚君父
如山岳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而崩此天下之大變也
夫春秋爲天下作也天下者天王之天下也天王崩
則四海之內皆當奔赴而當時諸侯無復奔喪會葬
之禮惡極罪大不可勝誅故天王崩必書而此不書
其葬以見諸侯不臣之罪也平王世子洩父蚤死乃

春秋集註

卷一

十七

立洩父之子林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案經文公穀作尹氏左
傳作君氏此從公穀

春秋之時王臣自同于列國交政于諸侯故因其來
赴而錄其卒葬以譏之如尹氏王子虎劉卷皆奪其
爵秩不使同于外諸侯而尹氏特書氏者又起其世
繼也古者四民皆世守而不遷其卿大夫之子孫亦
不得棄其祖父之業幼則入小學長則入太學行成
而志定業具而身修三十而后試以事四十而后授
以祿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

之喪士皆世官凡公卿大夫之子孫雖至不肖亦襲其位故幽王之詩曰尹氏太師宣王之詩曰王命尹氏然則尹氏世秉周權其來遠矣其後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皆書曰尹氏其終可監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此著諸侯不其天王之喪禮法之壞遂至于此重可傷也武氏亦王臣之世官者曰武氏子蓋以父喪未命故也若曰仍叔之子則其父在矣不稱使者太子

春秋集註

十八四明叢書

約冠刊本

當喪未君未王命也天王崩諸侯不其喪事武氏子當輔新天子正典刑以責諸侯無臣子之心乃躬自徵求於四國據其來魯而書之以見周室微弱諸侯不賻不敢責之故不書天王之葬而書求賻穀梁傳以爲交譏之深得聖人之旨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凡外諸侯卒書名降于天子也不曰薨異內外也先儒謂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是不然天子至尊天下其稱曰崩可也諸侯曰薨則本國

臣子之辭至于赴告雖大夫以至于士皆曰不祿史官書之亦皆曰卒耳豈得定配以爲品例耶後世遷固蔚宗之作史凡有爵位之臣皆書曰薨夫春秋之法矣且悼王乃未踰年之天子也猶書王子猛卒況人臣乎凡諸侯之卒必書者重一國之變也而褒貶之意未嘗不密寓于其間故有書卒而不名有書卒而不葬皆可以懲戒于後世宋穆公立九年將卒屬孔父立宣公之子與夷乃使其子馮出居于鄭鄭宋由是交惡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外盟不志此其志者齊鄭大國其盟會征伐繫中國之輕重故也是時鄭已受公子馮又恐宋人之謀已故結齊以爲援夫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此所以長亂也故書此盟爲十一年入許起文

癸未葬宋穆公

古者諸侯壤地相比王事相從則必有聘問和好之爭至于告終易代又豈無弔恤賻葬之禮乎春秋之

詩王制亡矣徒以國勢之強弱私情之疏密而爲之
禮故經書諸侯之卒者百二十有三而書葬者八十
有八蓋以魯往會之則書所以不稱宋葬穆公而稱
葬宋穆公者據我而言葬彼也今天王崩魯不會其
葬而葬宋穆公可乎此瞠文見義不待貶絕也春秋
之法諸侯卒稱本爵至于葬皆舉諡而例稱公者據
會葬者從彼國私諡而稱之也凡諡必請于天子天
子命有司攷其行實善則受善諡惡則受惡諡是諡
者天下之公法也以天子之尊而名之曰幽厲雖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春秋諸侯生則擅權亂常
無所不至死又擅取美諡雖其臣子之罪而聖人一
切書之以見其不正也蓋正終大事也死而加以不
正之諡知忠孝者肯爲之乎故春秋之諡皆非行實
不足論也

春秋集註卷二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隱公二

四年

桓王卽位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二王之後武王克商求夏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待以賓禮雖天子猶不敢臣之而莒人敢以兵伐其國奪取其先君所守天子所封之分地此王法所

春秋集註卷二

一國明瞭書

約閱刊本

當誅也按二年莒人入向而天子不討方伯不問至此肆然又敢恣其貪恠之心故書伐書取兩重其罪也牟婁切鄰於魯魯無恤鄰救急之義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叛而來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衛莊公之庶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至是弑完而篡立也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聖人欲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始弑君者多不稱族蓋身爲大惡自絕

于先君豈得復爲公子公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旣明于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于亂或見其天屬之親反爲仇讎立義各不同也弑者殺之有漸也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斯聖人防微杜漸之深戒然其言微其旨遠孔子懼後世之不克辨也復贊之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蓋坤者臣道也子道也臣子之弑君父其包藏禍心如坤之初六一陰始生萌芽已漸其理至微積久不已寔成弑逆如履霜而至于堅冰也此皆君父不能防微杜漸辨之于早積至于此耳故爲人君者崇學校以養人之材興廉恥以勵人之行其義修其節立雖未試之事而治民之端已見雖未授以位而愛君之義已彰如是而用之凡在位者皆忠臣也爲人父者義方以訓其幼少師友以範其成人不示之以詐以起其奸僞之端不臨之以慢以開其干犯之漸未孝而已慈未恭而已

怒如是而積之凡在家者皆孝子也不辨之于早者
反此忠賢則不親而小人之與從忠義則不教而邪
僻之使習積久不已殃及其身于是乎君而見弑于
臣父而見弑于子聖人傷君父之辨不早而臣子之
惡不容誅也故詳著其事于春秋使元凶大惡雖假
息于一時而當見誅于千載其間有稱臣以弑者有
稱人以弑者又爲辨其所從之異而誅之各見本傳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以公子馮在鄭欲與諸侯伐鄭而除之公不能明

春秋集註卷二

三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大義以正之乃因鄭有叔段之難私與宋比欲乘隙
以傾之故書公及宋公遇于清以著其罪古者諸侯
或由朝覲或從王事然後出疆越境始有邂逅相遇
之事近者爲主遠者爲賓必皆有公卿大夫車徒之
從旌旂之識使人儼然望而畏之豈苟然哉周室旣
衰典刑廢壞諸侯不顧王室之禍難而各逞其私欲
奔走乎道塗之間草次相遇簡易其事莫適爲主故
內志遇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也外志遇三而
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也皆在隱莊之世去古未遠

也自閔而後有會無過忠益不足而文有餘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伐鄭者固宋志也以左氏攷之謀動之兵者衛也首謀在衛而以宋首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惡已極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聞變當其討之今宋殤不恤衛國弑君之難乃從其邪說欲定州吁故如其本志而以宋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意也此義行則爲惡者孤矣且穆公德宣公舍子馮而立殤公殤公忘穆公棄義而圖子馮以之首惡不亦宜乎魯未會伐者公外飾其惡欲使他人視之不見其起兵之端故緩而待之然而已先與宋謀于清矣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非再伐鄭也以宋旣虐用其民衛乃當誅之賊鄭本與宋結怨而他國與之同伐鄭方困于四國之役而鞏復帥師往會之故再序四國以重其罪也然春秋之辭至簡至嚴若曰鞏帥師會伐鄭亦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辭費而不憚煩也言之重辭之複其

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加兵無罪之
邦欲定弑君之賊皆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之
聖人之情見矣誅討亂臣之法嚴矣翬不稱公子者
隱未命大夫至桓而受命乃得稱爲公子也先儒以
爲與弑公而貶之夫翬之與弑在十一年聖人安得
先事而貶之哉是必不然縱若後世之除屬籍則亦
因其罪惡已著終身除之可也又豈可至桓而始稱
公子乎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春秋集註卷二

五四明

約園刊本

州吁旣爲君矣其曰殺州吁者討賊之辭也稱人者
弑君之賊天地所不容故舉國舉地所以廣忠臣孝
子之義使人人皆得殺之而無間于尊卑也濮陳地
衛人殺州吁于陳地見陳不保賊請衛人自殺之異
于蔡人殺陳佗所以閔衛而著諸侯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已殺州吁乃迎公子晉于邢而立之不書晉歸
于衛而曰衛人立晉者衛人眾辭也眾自立之也立
者不宜立也夫晉乃桓公之弟先公之子也于次當

立又國人之所同欲而謂之不宜立又絕其公子何也聖人之意若曰州吁弑君而絕其公子義既明矣而晉以公子之故于次當立且非篡焉又國人之所同願也彼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矣國人亦曰彼我君之子也國乃其國也彼當立矣若春秋不明絕之則是諸侯之立不必命于天子特以公子之親眾人宜之而自立也如此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專其國矣斯大亂之道也是以春秋不與其立而去其公子以明先君之子孫

苟不由天子之命皆不可立也蓋春秋之法別嫌明微以晉有可立之理故聖人特于疑似之間而發明不當立之義如葵丘之會實安中國踐土之盟實尊王室而其詞無褒焉蓋聖人于疑似之間眾人以為功一時以為善者必發大義以正之所以示皇極之道著萬世之法也況晉即衛宣公也觀衛風自雄雉以下皆刺其淫亂與數用兵之事豈宜為君哉然則眾所其立者未必賢君此春秋之所悼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棠邑名非水名而於此觀魚者譏公盛陳鐘鼓羽毛之美而內忘戒備之心也諸侯非民事不出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無非事者隱公豈不知此而心欲觀魚者蓋棠邑近衛衛方遭州吁之難國人外求其君故公託觀魚以行實有窺伺之心焉是以臧僖伯切諫公無辭以奪之遂以情告曰吾將略地焉則非爲觀魚也意可見矣公因如棠習而不戒以至齊于社圃館于爲氏遂及于難然則此行之免亦其幸耳

夏四月葬衛桓公

君弑而志葬者賊已討也稱桓公者罪其臣子私諡也名完而諡以桓不避嫌名也春秋獨宋本公爵其餘稱公者皆其臣子之辭蓋爲人臣者莫不欲其君之顯爲人子者莫不欲其父之榮聖人以忠臣孝子愛其君父而無窮已也則爲禮以節之故五等之爵最尊者公也臣子取其尊者稱于其國中聖人緣臣子之心因葬爲彼國之事順其辭而書之曰公使臣子于其葬也得一伸焉故春秋于子男之國葬亦稱

公所以伸臣子之心也

秋衛師入郕

衛曷爲入郕或曰郕乘亂而侵衛故晉立旣葬桓公而入郕也夫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與郕修怨入人之國此其不恤國事之先見者也故稱師以著其暴且見晉之非賢而衛人立之可謂亂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書此者譏公變禮易樂有以啟桓也夫諸侯無再娶

春秋集註卷二

八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之禮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此禮尙存故孟子以元妃得祔姑而仲子之主無所祔至是隱公特爲桓成仲子之宮者明欲正桓也蓋公自謂爲桓立而諸大夫皆不率以傳攷之羽父僖伯之徒往往不從公命于是公疑焉欲信其爲桓立之意于諸大夫故考仲子之宮以安之考者始成而祭也告成之祭遂獻六羽異其禮以待之也先王制舞文則用羽籥武則用干戚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此文舞也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此武舞也旣有文武之殊又

有小大之等。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而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帔舞羽舞等。則知大司樂所教者大舞也。文舞之大謂之籥舞。文舞之小則有羽無籥。止謂之羽舞。武舞之大兼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有干無戚。止謂之干舞。若有事于武宮而曰籥入者。此文舞之大者也。此云六羽則用其小者耳。以非正嫡故別其宮而異其樂也。然羽數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魯祭周公用八魯公用六諸侯用四公因眾仲之言而僭用六羽。于是乎始名雖用羽而數僭用六。隱公之欺心蓋有在矣。此所以啟禍而終于弑也。曰初獻者自是妾母皆僭用六矣。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遂興師伐宋是以先書邾人以爲首惡

螟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螟食苗心爲民食害凡害及物者爲災非常者爲異故春秋書螟記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卒

隱不命大夫公子疆得書氏者先君之大夫蓋孝公之子臧僖伯也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葬之加一等故書日以見其恩禮之厚也其子臧孫達嗣是爲哀伯自是至春秋之末臧氏世與魯國之政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鄭者何公子馮未除也凡圍人城邑者其兵必眾而稱人者蓋貶之也宋人雖報今秋之役實以公子馮之故欲奪取其地故環而守之經年不解嗚呼誅亂討賊可也長葛何罪乎書圍于此書取于後宋人

春秋集註

卷二

十四明穀書

約園刊本

之惡彰矣鄭亦有以取之哉故遂求和于魯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案經文公穀作輸平左氏作輸平此從公穀

先儒以輸爲渝或訓墮或訓更或訓變皆未得春秋

之意蓋鄭國累遭兵戈之難魯有力焉何以知其然

曰狐壤之怨魯實不忘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始謀

伐鄭也自是連遭諸國之伐皆由隱公之謀今以長

葛之圍未解宋來乞師使者失辭而公怒之鄭乘此

閒隙屈己卑辭欲釋前怨以求援焉其曰來輸必有

挾也是時實致祊田以鄭人口許之而未入故魯猶

未許之平及既歸虜之後公始爲鄭興師敗宋師于
菅自是屢相和好十年有中丘之會十一年會于時
來又同伐許攷其前後所書而事實備見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則齊固鄭之同盟也同盟
則患難相救矣鄭人來輸平而不書及鄭平是猶未
許之平也齊以是來求盟于公公于是會于艾而與
之盟外示若將與鄭平實欲奪鄭之援傾鄭之好也
故書日以謹之艾我地

春秋集註卷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秋七月

春秋無事必書時與首月者天時王朔備而后成歲
也知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書者見鄭輸平之後公既與齊侯盟
而不復往救也長葛不繫之鄭者罪鄭之不能保有
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既爲紀夫人則叔姬其娣也伯姬歸紀今六年

矣娣何以于此乎書待年也何以亦書歸堯之二女
釐降于媯汭皆曰嬪古者諸侯娶女其娣姪從之必
格以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于
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之且憫其無
終爲下文起也

滕侯卒

此滕宣公也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此何以不名曰
惟天子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赴告無不名者今
滕侯不名失禮之甚春秋從而書之著其僭也不日
不葬蓋略之也滕姬姓文王之子叔繡之後也自叔
繡至宣公凡十七世又十七世而齊滅之

夏城中丘

諸國伐鄭之謀實起于魯鄭既輸平而魯未之許故
城中丘以備之十年遂會齊侯鄭伯于此夫先王之
制諸侯不得自城凡書城者皆罪之也何則爲民立
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力足則生養遂
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春
秋城一邑新一廢作一門築一囿凡用民力必書之

蓋當是時洋刑虐政侵伐戰爭所以暴刻其民無所不至當我以忿怒思鬪則驅民以死及寇來而將及于我則又驅民爲之守備如其少閒則又驅之興作以自固其身是我取其佚我取其安而民則爲我死爲我勞聖人不忍也故不以得時失時不以當興當廢一切書之以見民力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于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如僖公修泮宮復閼宮而不書者以此二事乃復古興廢國家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重輕矣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矣不月者以時舉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來聘者結艾之盟也然列國來聘而春秋書之其辭乃與天王同者見當時大亂上下之禮無別也曰弟云者又罪其不使臣而使弟也人君之子弟也親愛之而已豈可妄使之乎春秋之法諸侯之子稱公子而兄弟亦稱公子者先公之子也其變文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之過先

儒有母弟之說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弟但謂立嫡耳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于禽獸也天下不明斯義久矣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爲大夫天下無生而貴者齊僖公愛年之故未可爵而爵之亟交于諸侯雖其子亦禮秩如嫡卒致無知篡弑之禍故春秋推其禍亂之本特書其弟以見寵任之過也

秋公伐邾

著公背元年之盟也蓋宋之伐鄭公實與謀而邾乃

春秋集註卷二

十四四朝校書

約圖刊本

魯之附庸也宋取邾田邾不以告魯而告于鄭至是公因爲宋伐之書公者專罪公也不言帥師者君行師從不待言也公擅興兵甲自背其盟爲人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則天王下聘禮之常也常事不書而春秋書天王聘魯者八此聖人之深意也是時諸侯不修臣職而王反使人聘之顛倒甚矣又廢行人之職而特遣冢宰卿士大夫及王之子弟以

致勤重之意故著天王聘問之厚以見諸侯不朝之罪也凡伯不能輔王以正王法乃親爲聘使不惟辱國亦自辱也爲戎所伐實自取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執凡伯也而曰伐者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戎執之夫戎慕夏禮而發幣凡伯不能來遠乃弗賓之至是見執故書戎伐見戎執辭以討凡伯之罪且有兵眾也楚丘衛地也于楚丘則見夷狄入吾中國劫天子之使又見衛人無攘夷狄尊中國

春秋集註卷二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心坐視王臣之難而不救也凡禽而後順曰以歸此見凡伯既有以致戎之伐又不能守節死難爲戎所執辱王命莫甚焉因來聘而見伐則又罪魯數與戎會盟使得通知中國往來之使也春秋有一句而含數義者如此

春秋集註卷三

宋鄆縣高閎抑崇撰

隱公三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二君曷爲遇于垂曰殤公固嘗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焉矣州吁既誅宣公既立而焉不可不終圖也而未知宣公之從否也是時齊侯將平宋衛于鄭故宋公請衛侯先見因遇于垂以謀鄭十年宋人衛人入鄭蓋垂之謀也君子以是過宣公夫州吁則援殤公矣宣公苟辭殤公以睦鄭不亦近乎且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非國君之道春秋因其實而書之而褒貶寓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六年公怒宋使之失辭鄭人由是來輸平然口輸之而實不至魯之憾猶未解今以宋公衛侯遇于垂鄭度其勢不可禦于是歸其所輸之祊以求援于魯也然鄭與吾境素不相接何乃越他國而歸之邑乎蓋鄭以厲宣之親世爲周之卿士常從天子巡狩賜以

朝宿之邑在泰山之側其地近于魯是時鄭伯因王
奪其政而忿之遂棄君臣之義忘親親之恩以天子
不復巡狩而祊爲無用且欲急得魯之援故使宛來
歸焉先儒以爲易許田非也按桓二年有鄭伯以璧
假許田之文則是隱公之世未嘗易矣且我入祊而
不以許田入鄭鄭豈已乎周班後鄭猶且致郎之戰
況于易地而不與哉自入祊之後繼好尋盟史不絕
書入郟入防悉歸于我終隱之世無釁可觀則先儒
之妄不辨自明而聖人特書來歸之意斷可識矣夫

春秋集註卷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朝宿之邑先祖受之于先王而鄭伯輒以私情歸于
人而謂天子不復巡狩此無君之心背叛當誅也而
宛爲鄭臣不能以義正其君而親以其國之土地歸
于他人則鄭之在位者無君子可知矣觀國風遵大
路風雨羔裘之詩是鄭無人也

庚寅我入祊

此見公貪土地而不顧義也入者義不可而強入之
是以謹而日之也春秋外歸田邑如齊人來歸鄆謹
龜陰田未嘗言入以其本我之邑歸則有之矣此特

書入者以其非我之有不當入也夫鄭以非義歸我以祊而我能以義拒之則免矣奈何見利忘義遠遣吏治之據有其地孟子所謂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子子噲鄭之歸魯之入其罪均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立三十五年其子封人嗣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

元年蓋嘗及宋盟于宿矣至是宿男卒而不以名赴是無禮也人而無禮何以立國莊十年宋遽遷宿宿

春秋集註

卷三

三十四朔禮書
約圖刊本

自是不復見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此宋公主盟謀鄭魯也諸侯自相盟王法所不容況瓦屋乃周地而三國敢盟于此故詳日以謹之夫宋連諸國以伐鄭雖魯與謀今魯不加兵而得土地之利是鄭不懼宋而反畏魯也宋公疾魯之得祊又怒鄭之不賂已故會齊衛之君以爲此盟使無援魯鄭雖然齊先已與鄭通好矣又已與魯通好矣其情可見而宋衛與之盟可謂不察矣宜此盟之不信也鄭

因叔段與兵而蔓延至此者以魯爲艾之盟是以起此相傾相奪之事也

八月葬蔡宣公

諸侯五月而葬今不及期是簡也且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見三國之謀已故結此盟以求援焉夫莒雖小國其力猶能及他人觀其入向伐杞蓋可見矣然小國微者非敢盟公公自屈已出境而與之盟耳故稱公

春秋集註卷三

四國朝敵書
約圖刊本

及又謹而日之凡公與外大夫盟內斥言公外大夫稱人惡在公也此盟與成二年蜀之盟是已內不言公外書大夫之名氏者惡在外也莊二十二年防之盟與文二年及晉處父盟是也

螟

春秋書螟者三隱二莊一書蠡者十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蓋螟食苗心蠡無所不食故其爲災也螟輕而蠡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間魯無

蜚耶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公子展之孫未命故名之夷伯展禽其後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前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而戎輒伐之以歸諸侯皆坐視莫有救王臣之難者天王不問復使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建寅之月而大雨震電八日之間復大雨雪大雨震

春秋集註卷三

五十四朔議書

約圖刊本

電者大雨而又震電也大雨雪者甚言乎其雪也雨自上下者凡稱大者皆非常之辭夫天反時爲災人反德爲亂隱公以讓國爲名而乃從事于爭此反德也利將反而爲害親將反而爲賊天之見戒深矣而弗儆弗戒以及于難

挾卒

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爲大夫苟未五十雖有賢德猶服士服行士禮春秋之始此禮猶存故多不書氏僖公之後此禮又廢故大夫鮮不氏者

夏城郎

魯自受祊之後將爲鄭伐宋又恐他國有議其後者故城郎以備之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此會乃齊侯背瓦屋之盟反與公連謀爲鄭伐宋也又見隱公得利則合失利則離知齊鄭之好終不可奪今鄭既歸祊而吾之憾釋矣遂反會齊與之併力

春秋集註卷三

六十四朝藏書

約圖刊本

以伐宋也又見齊之疆大諸侯爭與之盟以爲齊之力可以爲他國之助齊之兵可以伐人之國故宋公旣與之謀鄭而魯鄭反與之謀宋也故以齊主會防宋地明年魯遂取之或作邠與周官八柄作枋同義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此三國相會爲師期也七年城中丘蓋爲此會耳然則公之處心積慮將以伐宋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見公之子宋始相和好終爲仇讎惟知貪利不復

顧義也自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又遇于清是
其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變爲仇讎反以兵加之者
豈徒然哉始爲宋謀鄭旣得鄭利今爲鄭謀宋又欲
得宋利也於是使翬先以師會二國伐之齊侯鄭伯
皆貶稱人者齊淪瓦屋之盟鄭乃造兵之首是以春
秋深惡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翬已帥師會二國伐宋矣此又書公者所以善公盡
淪宋盟也棄好黨惡吞奪其利實公所爲故不言戰

春秋集註

卷三

七

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而書敗蓋公無憾于宋而以公之勝爲幸也凡魯勝
曰敗某師敗則書戰而已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郟本小國在春秋前已爲宋併其土地取其寶器而
遷其君矣猶書曰郟存之也公以祊故先以翬會伐
已而自將傾眾悉力以敗宋師又浹旬之間取其二
邑但曰公敗宋師于菅取郟取防亦足以見其惡矣
而書法如此者甚之也魯受人不義之惠遂興兵以
伐同盟無罪之國虐用其民久留于外卒取二邑以

報私惠是以春秋甚之也若謂鄭之歸訪實以許田易而得之亦豈至是哉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此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晉之敗而不備故師還未及郊而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雖無義戰未有奇譎輕疾如宋衛之入鄭者也鄭勞力外務而不知守其國則二國之入宜矣宋殤公方喪邑敗師而連兵不已殤公之民于是乎不堪命矣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以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之微國也而三

春秋集註

卷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師猶在郊因又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盡得三師之輜重焉相傾相奪一至于此春秋人三國而不奪鄭爵惡三國之遷怒也且前曰宋衛入鄭今日鄭伯伐取之是宋衛雖能入鄭不能爲鄭之弱也不能爲鄭之弱此殤公所以終不得馮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

戴鄭所與也三國伐之非理甚矣鄭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長此安窮故謹以日而又人之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二國見魯之方疆故相率朝之朝者諸侯見天子之名今滕薛之于魯同爲天子諸侯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也而乃同朝于魯是尊卑上下無辨也左氏有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之說亦非禮也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而魯尙不敢同日與之盟豈有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班見者朝天子之禮也異姓爲後正謂朝天子時耳然在周之盛時則可當春秋之時則不可也春秋諸侯未嘗朝天子乃相率朝魯豈以桓王微弱凡伯見伐爲不足恃而隱公敗宋取郟取防爲可畏耶隱公名欲讓桓方且自恃其疆晏然坐受同姓諸侯之旅朝而無謙避之意死不亦宜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公旣得宋地又會鄭而謀許是貪欲無厭也時來鄭地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及者內爲主非內爲主則必先書會伐而後書入矣公二年之中與齊鄭連兵旣伐宋又入許其罪大矣

以左氏所書奉許叔之事攷之則鄭非有意乎取許也。以鄭伯許田之事觀之則知公實貪利其地而擅有之也。蓋鄭雖怨許而力不能報故推魯爲主而假齊爲助魯旣爲鄭敗宋師取二邑今又爲鄭入許蓋由歸祊之故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翬譖公子桓公而請弑之故但書薨而已然則桓當討乎曰在他國則衛州吁是也惜乎魯無石碯之臣使獲免耳夫諸侯無二嫡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

春秋集註卷三

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惠公越禮再娶而生桓公故仲子不得爲夫人桓公不得稱嫡子凡立庶子皆以長此隱公之立爲得正也非攝也先儒謂仲子以手文之故實配惠公遂爲之說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嗚呼瀆亂王法莫此爲甚後世遂援爲故事如漢哀帝尊定陶傅太后丁姬爲帝太后是也誤天下後世者其此言也夫雖然隱公以長自處請命于天子正位君魯以奉周公之祀其誰曰不然不知出此輒探先君之邪志匿情以欺人謂爲桓而立竊揖讓之名冀桓公之信己故邀天

王而歸仲子之賄考仲子之宮而獻六羽上以欺天子下以欺大夫桓公因信其爲己立也冀其歸政于己而公偃然欲終其身以待他日遂致篡弒之禍蓋由隱公不知大義故至此耳夫以不知大義而其弊至于殺身然則有國者固不可不學春秋也

春秋集註卷四

宋鄞縣高 闕抑崇撰

桓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蓋隱公被弑經但書薨而賊亦不見主名若其嗣君實預其故而無以爲別則後之觀者安知賊之爲誰乎聖人欲使弑逆者無幸免于後世故著其篡立之罪而特書其自即位奈何以不弑自居也

春秋集註 卷四

一四 朔 禮 禮 約 圖 刊 本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會者外爲主甚矣鄭伯之無道也知公之篡逆不自安特爲好會將以求賂焉度魯亟于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弑君之賊人皆得而討之况鄭伯與隱公同盟和好固非一日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先言會于垂而繼言假許田見鄭伯貪利忘義之甚

也夫璧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非若土地人民之重而魯亦何用璧爲哉特以桓既弑立懼諸侯之討己鄭伯得其情姑以璧藉口而竇欲得許田耳聖人若書魯以許田賂鄭則無以顯鄭伯之罪故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而魯之罪自見矣此春秋微顯闡幽之道也先儒以許田爲魯地鄭伯以祊易之若果爾則祊初入魯而許田卽當入鄭又安得數年不報必待鄭伯更以璧假之然後與耶況魯地見于經者皆舉地名如鄆謹龜陰及闡之類是也今云許田則繫以國

名與邾田同矣安得爲魯地耶據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謂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以此攷之其爲許國之田無疑矣按去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據左傳則遂滅許據經則許自此不見至十五年始書許叔入于許蓋當時三國同入許而魯竇取其田鄭雖利其與己接境而欲得之勢不可也今度許已歸服必不復興又乘桓公弑立恐懼不自安之時自可必得之而無以爲辭

故特爲垂之會欲以璧假之假之爲言婉其辭以示
不強取而于魯亦無嫌也先儒但見鄭先歸魯訪今
來假許田遂以爲相易殊不知鄭始結魯以拒敵故
歸訪以市魯魯今篡君以求援故賂田以償鄭其地
雖若相易而其事不相涉也夫鄭伯旣乘隙以邀利
而魯又嘗入鄭之訪今又得鄭之璧而許田本非魯
有遂因以賂之可以滅口而掩惡又何懼而不爲耶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自會垂之時固欲結鄭援以自安鄭旣得許田始

春秋集註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與公爲此盟以成公意也公以會垂未可保其必信
也故又爲此盟而位乃定焉夫弑逆之人凡民罔不
怒而鄭納賂與盟以定之其罪大矣故書日以詳著
其惡

秋大水

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今桓行逆德致陰沴乃
其宜也春秋書大水者九義見十三年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華督將弑殤公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
而致難于君者于是先攻孔父殤公趨而救之皆死
焉人臣死君難故書及以著其節稱大夫以明不失
其官也夫死者人之所甚難而忠臣義士慷慨發難
雖不救而以身死之世人見其事之不成從而咎之
者眾矣聖人特著其節又稱其官以勉進忠義之士
使爲于不可爲之時救于無可奈何之際故春秋見
弑之君三十有六而死難之臣三人而已孔父仇牧

荀息是也按宋世系正考父生嘉字孔父其孫舉夷
因以爲氏昔人名嘉而字孔者多矣鄭公子嘉字子
孔所謂司徒孔者也楚成嘉字子孔所謂令尹子孔
者也或謂名其君子前不當字其臣下後則父亦名
也是不然與夷之名此正之不可變者也何害于孔
父之字且鄭伯廕生卒而繼書祭仲亦名乎殤公
立十年督迎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也宋鄭交
惡由宋穆公啓之故華督得以爲辭也

滕子來朝

此滕侯也而稱子者夷狄之也禮曰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故吳楚僭王而春秋亦書曰子而已先儒謂五等之爵自有定制其所升黜皆由霸主若春秋擅自升黜是自爲亂也是不然當此之時霸主未起孰黜之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正謂此也春秋之誅亂臣賊子尤嚴于亂臣賊子之黨使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于世而篡弑之禍息矣滕侯始與隱公同好七年往弔其喪十一年來朝于我今隱爲桓所弑而滕不能討其同好之賊反率先朝之此不仁不義之甚夷狄之道也故春秋因以夷狄待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春秋之法會不繫事以爲事之善惡無足勸懲則沒去其事而但著其出會之罪也會而繫事者二澶淵之會宋災故自見本義此書公會諸侯以成宋亂尤爲天下之大惡也桓弑君而立方懼諸侯之討己乃因宋督弑君特會諸侯以成其亂春秋深嫉之故以

宋亂之成歸罪于公公若會諸侯以討宋宋亂不成矣惟公以亂助亂是以成也是四國始以宋之故更相侵伐今因宋督弑君又各釋其怨立公子馮納督之路而封殖之聖人深罪四國之君無人君之道保人之賊私人之賂反成就其志俾賊而立于君之側政而歸于賊之手故特書其爵而繫之以成宋亂明此四君者皆好亂之君也故亂人以爲資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

宋督賂四國以免誅而以郟鼎歸公不曰宋使來歸

春秋集註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曰取于宋以見公乃自以爲功而取之專罪公也
戊申納于大廟

鄰國之亂力不能救則已耳今公反會三國納賂以成之聖人實書之所以示其惡于後世也公不知納賂之爲惡又欲誇于神明置其器于周公之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悖逆之行也然則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使後世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如此也故日以謹之且謂之郟大鼎則宋安得而有之此見宋公本

以不義得之也宋本以不義得之魯又以不義取之
周公饗義必不受也故書曰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之
也白華之詩美孝子之潔白美其不肯以不義汚其
親也況諸侯乎宋以郟鼎賂魯魯以許田賂鄭其罪
惟均故聖人所書之意亦同

秋七月紀侯來朝

案經文公毅作紀侯左
氏作杞侯此從公毅

左氏因下有入杞之文附會作杞非也杞爵非侯凡
稱杞侯者皆紀侯自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
侯矣弑逆之人紀侯朝之何爲不與滕子同貶乎當
是時齊欲滅紀紀侯來求魯爲援耳非爲桓立而朝
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隱四年蔡與宋陳衛魯伐鄭十年又與宋衛伐鄭其
積怨未解今鄭與齊宋魯陳皆釋去前憾故蔡與鄭
于是始平于鄧也然至五年而蔡人復從王伐鄭則
此會亦不足恃也鄧嬴姓侯國也地以國則鄧亦與
焉左氏以爲懼楚非也時楚雖已僭號尙未敢入侵
中國何爲而先自懼乎

九月入杞

以滕紀皆來朝而杞獨不至故也此年入杞八年伐邾其辭雖略而罪有餘也夫桓弑君莫入莫伐倖也乃反人人伐人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是春秋之深意也

公及戎盟于唐

隱滕與戎盟于唐矣未幾而伐凡伯則戎之不可信必矣今必以桓有敗盟之事是以再爲此盟也

冬公至自唐

春秋集註

卷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出而至必告廟此常事也春秋所書或過時且危之也桓公自弑立之後嘗與齊鄭陳會矣皆同爲不義者也至是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蓋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此聖人居夷浮海之意也

三年春正月

春秋之法凡首時書月則書王此正月不書王者桓公弑君而立聖人雖不敢斥言然豈可盡沒其迹故微文以見之使後世可追攷焉蓋弑君之賊不可使一日偷生奈何緩之至十八年之久縱而不討乎聖

人以桓弑逆自立乃敢晏然南面爲君以朝其臣民故元年書王以正其罪二年又書王者以王室微弱力不能行天討而桓公之罪已顯著不可掩若于二年而能誅之雖爲小緩亦足以爲王誅也今至于三年之喪畢而竟自爲君而天王竟不加誅非天下無王何以至此自是遂不書王以見當時之王竟不能討而桓公之惡竟遂其欲也

公會齊侯于贏

齊侯知公之弑逆欲以文姜妻之公亦欲援齊以自

春秋集註 卷四

九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安故爲此會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何自相命也其命維何相推爲牧伯也昔齊衛之先蓋嘗爲牧伯矣故齊管仲言天子賜我先君履五侯九伯皆得征之而詩言黎之臣子作旄丘之詩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是知齊衛本皆牧伯之職也爲牧伯者皆稟天子之命以令諸侯書曰王言惟作命未有諸侯而得言命也是以文王之爲西伯也以天子之命命將帥以討夷狄之難詩人歌

而美之今也齊僖衛宣欲修其職不請于王而自相命焉在易泰之上九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命亂則尊卑上下不復辨方伯連帥之職無所統而強者爲伯而已是無王也此東周大亂之形也春秋書之旨在于此而傳者失其意使聖經微旨久而不明可爲重太息也諸儒以伯爲霸字蓋本于方伯之伯衛本侯爵而旄曰謂之衛伯則方伯連帥之稱伯固其所也及方伯連帥之職廢而諸侯強大者遂行其職故霸通于伯而齊衛所以自相推也然則二侯胥命何爲不盟地醜德齊兩不相服也盟必有主者主者爲尊胥命則莫適爲尊自是齊日強而衛日弱故不復相命而屢盟則齊專爲霸矣春秋之變始于齊衛胥命而終于吳晉爭盟自爭盟觀胥命所謂彼善于此也故荀卿曰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紀侯于郟

公自篡立之後無歲不與諸侯盟會蓋結外援以自固也紀侯懼齊亦欲親魯雖郟亦然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見爲異之大者天下無王之象也經書
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此年與宣八年秋七月
是也天變之甚獨于二公見孰謂無天道乎日食義
見隱二年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于此稱公子者先公之子至親且尊而桓公以嘗
立已之故命爲正卿故也夫人母儀一國上以奉宗
廟社稷內以率正妾與君敵體而公既不能親迎乃
使公子遠迎之曾無嫌疑之心焉齊女又不待禮乃
行皆不正其始也

春秋集註卷四

十二國明書

約圖刊本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讜

禮諸侯之娶女入國則稱夫人謹我地也而姜氏不
稱夫人者以齊侯身送之有父之親未可繫夫而稱
夫人也自齊侯言則宜曰季姜而曰姜氏者不正文
姜故不與其盡父之稱也且父母送女不下堂況守
土之君乎今齊侯出境而送姜氏于讜者公子翬以
之歸也豈遠父母兄弟之道哉

公會齊侯于讜

謹之會實受姜氏于齊侯以歸而經但以會謹爲文者以爲萬世之嗣己則輕之而公子逆之齊侯之強己則畏之而親往會之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于姜氏也若齊侯不送則公亦不至于謹故書公會齊侯于謹以罪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輦以致者公受之于謹故也至者見于廟也書至自齊是不與其會于謹也春秋之時婚姻失道鮮有賢女輔佐君子故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

春秋集註

卷四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故自隱而下內女夫人出處之迹聖人謹而書之曰逆女曰納幣曰歸曰來曰薨曰卒曰葬所以謹其終始而著其罪也然事有繁者不可槩舉則略其常事而著其非常者故迎女不親則書之居喪納幣則書之歸來無故則書之會享求婦則書之凡非常之事悉書焉以懲以戒爲

萬世法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隱七年齊嘗使弟年來聘今桓弑隱而奪之位齊既

與之爲婚又復使年來聘春秋書此以見齊侯與魯雖篡弑易君恬不爲意其相聘也初無繼好息民之意各計利害如市道之交驩耳今來聘者致夫人也因致女而聘又非禮也

有年

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水旱凶變乃其宜也今乃降豐年以安之使得憑厚而不忘斯亦異矣凡人力之所不能及者必推之天以天理之有常不若人事之錯亂也今反常理故書其異

春秋集註

卷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桓始婚于齊而天以有年率之凡侈心生于中則逸德見于外自然之符也郎魯疆場也遠狩于疆場危之也何以危之公有弑君之惡諸侯皆得而討之魯不是念而遠狩于郎于是知其安于弑君恬不懷懼也夫先王以征伐不可偃于天下故隱之于農以武事不可奪農時也每因農隙以教之蓋古者兵農未判一民而已遂寓其令于四時田獵之間而時田之禮亦斯民之樂從也故因追捕而教以金鼓旌旗之

用因殺獲而教以獻執俘馘之功人知禽獲之利而
已不知擊刺之道由于斯也人知馳騁之樂而已不
知軍旅之政寓于斯也然則講練軍實續習武功以
備不虞以威夷狄實在乎此又豈直肆盤遊逐禽獸
而已哉然先王懼蹂躪之爲害故于國郊爲苑囿養
禽獸以備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後諸國亦皆有
之若鄭之原圃秦之具囿魯之大野是也故西狩于
大野無譏焉特爲獲麟書耳其他狩于郎于禚蒐于
紅于比蒲于昌間皆以非地而書也凡非其地者皆

託蒐狩爲名實欲爲防戰之備耳況春秋之時習于
田獵謂之賢嫻于馳逐謂之好未嘗因田以教民也
設有能教民以戰陳之事又非其地其非地之中又
有非時非禮者此聖人不得不詳著之以垂世誡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按天子之宰以佐王治邦國爲職今桓公內弑其君
以自立外又成人之亂天王弗能討反使其宰聘之
示加尊寵則天理滅而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
而其所爲乃若是也糾者宰渠伯之名也天子之宰

不名此名之者見尊卑貴賤之義亡矣桓自是益無
顧忌在洪範爲狂爲豫莫之首貞此有春夏而無秋
冬之時蓋天理旣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
成矣故不具秋冬

春秋集註卷五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桓公二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案長曆正月甲申朔月內無甲戌而太歲乃在甲戌恐纂年者誤加之或疑甲戌在去年冬十有二月而去年不書秋冬誤著此月或疑此日下書陳佗殺太子事其簡編脫皆未可知也陳桓公立三十八年陳佗既殺世子遂自立

春秋集註卷五

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夏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之法諸侯來朝魯則直書朝以著其罪公往朝他國則書如而已婉其辭也其餘諸侯相朝皆略而不書故二百四十二年外相朝皆不書此書齊侯鄭伯如紀蓋嫉之也夫紀國最小而齊鄭疆大宜紀侯朝事之不暇豈肯反朝之乎蓋齊侯將襲紀先欲窺其虛實而不敢自往鄭伯曲附齊侯與之偕行又恐爲紀所疑遂行朝禮而還夫大不朝小疆不朝弱聖人不正其懷詐以圖人之國使若誠朝然故特書如

紀以著其惡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公弑君自立不敢朝于天子而天子遣使來聘者三此何故哉當是時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桓王雖謀婚于諸侯諸侯莫之從也桓公以篡弑之故懼諸侯之討己欲自結于桓王故因紀之故而爲王謀焉此桓王所以三遣使而來聘也春秋書之以見桓公懷奸思以紀之婚姻結好于王以掩大惡庶諸侯之不己討而桓王亦知諸侯有圖紀之迹因欲結魯以援

春秋集註卷五

二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紀也其曰使仍叔之子者父在而使子之辭也夫仍叔爲王朝大臣若其老則當懸車而退安可不任其事使其子代之斯見王綱不舉容其大夫之子參預國事又見天王徇大臣私意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所謂官人以世也不稱氏者世權不重于尹武也周之盛時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說者皆曰爲化民也爲選賢也殊不知是乃愛諸臣之子保諸臣之家也人不教不善不善則災其親墜其祀是身及

家以不教而壞也故明王推恩羣后必先教之與其有寵于今孰若無辱于後不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則未學而仕其幸大矣智者慮之則爲禍亦大彼以不美之賁而假之勢位鮮不及也

葬陳桓公

不書月史失之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城祝丘

莊四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祝丘是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襄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之來討故非時城此

春秋集註卷五

三十四明徵書約圖刊本

以備之且以桓之暴逆而奪民之力則旱蝗應矣城祝丘爲大雩與螽書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以其與齊侯謀紀故也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王師大敗射中王肩聖人以桓王伐鄭之舉非天討也故不書天王伐鄭以貶之何則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此天下大惡也王不能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乃自將而攻之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况陳

佗殺太子自立而王又不卽討而反用其兵乎詩刺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此其事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而書從王者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君行而臣從之正也或曰三國稱人皆微者乎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今王自將之則三國雖使卿行亦不得以舉名尊尊而抑卑亦云宜矣況從王伐叛而致師敗傷王能勿貶乎雖然諸侯不可以敵王而鄭乃抗拒不服反敗王師不可以訓故不書敗三國之君不行而使陪臣從王此又不待貶絕而罪自見也

大雩

先儒謂成王康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非也成王但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耳非使魯得用郊禘大雩天子之禮樂也大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此禮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豈不知哉意者周之末王賜之歟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而惠公因止之其後在魯始爲墨翟之學由此觀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用郊廟之禮則惠公何請之有惠公之請

也魯自是用之矣殆由平王以下乎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此其意可見矣大雩歲之常祀當在建巳之月故無六月雩者雖不旱亦祭焉蓋常事也因其遇災非時而雩則書之所以見旱太甚且志其僭也春秋大雩二十凡不月者雩而不雨也

益

既旱又蝗則爲農災甚矣

冬州公如曹

春秋集註卷五

五十四 綱目卷五

約圖刊本

外相如不書此書者爲下文起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者天子之公也而曰寔來者天子寔使之來何以不書畏諸侯之知也何以畏諸侯之知王師新敗于鄭天討不行而反謀婚于魯是以畏諸侯之知聲言如曹而寔來魯也春秋如其寔而書之故曰寔來何以知其謀婚于魯以四月公會紀侯于郕冬紀侯來朝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知之也攷經則春秋之旨炳然可見而傳相

之天王所爲其悖如此是以春秋微其辭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郟

天王爲紀伐鄭鄭既敗王師將與齊侯滅紀紀來諮謀齊難因謀納后于王以自重焉聖人書之以見強國暴恣而弱小者奔走之不暇也雖然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強者十有七年此紀侯憂畏諮謀之功也歟
郟我地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公欲救紀故修戎備夫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于

春秋集註 卷五

六十四期 叢書

約閱刊本

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閱兵妨農害民失政之甚名曰大閱又著其僭也

蔡人殺陳佗

佗踰年之君也蔡人輒殺陳國之君可乎不曰陳侯而曰陳佗者蓋以賊誅也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佗而立之蔡雖他國以私殺之然佗殺世子竊位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故書蔡人以見殺賊者天下之公也桓公亦一陳佗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此桓之子也其稱子者何明嫡嗣也喜有正也然春秋方疾桓之弑逆而欲討其罪而絕之又豈當著其嫡嗣而喜有正乎曰此春秋之深意也顧學者未之思耳夫婚禮者將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子同之生月日謹之則以廟祀世系之重實在于此而詩刺莊公以爲齊侯之子孫豈不悖哉夫隱桓以嫡庶不明而相篡奪今莊公之生人又疑之故春秋所書莫大乎此然則詩人之言妄乎曰不妄也襄公文姜之淫亂蓋在同生之後當同之生齊魯未嘗亂也故特書之使國統著明焉觀公羊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之語正與春秋之意合況莊公母子夫婦男女之分慙德多矣不書其生則其事不見此之謂微而顯當深攷之

冬紀侯來朝

紀侯所以稱爵者志不在于朝桓也時懼齊故數來朝以求援耳然而不能內修其政以利輯其人民效死以守而區區求救于弑逆之人其不能保其國也宜矣是時紀侯方謀連婚于周以自重故欲求公以

爲之中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案左傳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鄭其有災乎蓋古者將有田事則焚萊故禮記曰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今建丑之月而焚咸丘何哉咸丘乃魯地之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之問爲齊東野人之語蓋魯爲紀謀齊難先清野以備之故二月而焚咸丘所謂自焚也魯自是失齊好

春秋集註

卷五

八

四期鼓書

約圖刊本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此二君何以名曰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兩國反相繼朝之獎勵助惡悖逆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名其二君而不書秋冬與四年同也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來朝何以書秋冬乎曰四年與此年其義已明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閉蟄而烝當在建亥之月周以建子爲正月己卯

烝則是去年冬祭而今歲行之得爲禮乎夫烝者備
物之祭桓公以備物之祭數享宗廟可謂厚于其親
矣春秋書其烝祭之勤乃所以罪其弑逆之惡也若
曰桓非不知有宗廟非不知有父兄苟知其有宗廟
父兄曾不思弑隱之殘忍何哉其書之之辭至緩其
責之之意至深眞聖人之文非精心極意者孰能知
之

天王使冢父來聘

謀納后也蓋天王亦欲結魯以援紀也何以知天王

春秋集註卷五

九四明禮書

約園刊本

之欲結魯以援紀以下文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是遂與紀爲婚姻矣使諸侯知紀雖小國而天下之
母出乎紀也又以紀自隱公已有婚姻之舊而天王
自知王室之弱不能獨援特爲之結魯以兼助紀也
不然天王之使何爲數數至魯耶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旣烝矣而非時復烝者見其厚祀之意也稱其
祀之厚乃所以責其弑逆之深詩猗嗟刺魯莊公而
盛稱其有威儀技藝蓋稱之乃所以刺之春秋之文

蓋類于詩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秋伐邾

桓自弑立恃其彊惡以凌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也勝也鄧也穀也郕也杞也或朝或會惟邾恃舊好而不顧至是遂伐之其曰伐邾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辭以討桓公弑逆之罪宜乎其反見伐也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雨自上下者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釋秋集註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屬刊本

祭公受命逆后而先來魯以謀紀難聖人特書祭公來而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王者以天下爲家旣逆爲后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覆載之間皆臣子也天王旣使祭公逆王后則王后所過之國皆當致其臣子之恭今乃曰紀季姜歸于京師此豈待王后之禮也哉曰古者后夫人必娶嫡女故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

若姑姊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于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若而人是以伯姬歸于紀則叔姬爲之娣今日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春秋所以嚴其名也以此爲防而後世猶有以卑人爲后者

夏四月

秋七月

使當時天子諸侯皆無輕動妄舉常若此二時則聖人豈復作春秋耶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春秋集註卷五

十一西朝藏書

約國刊本

曹伯初以桓弒逆不朝既而以魯伐邾之故畏魯之強乃急使世子朝之案周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然則世子固有攝君之禮蓋以朝于天子有時而不可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之急述職也諸侯問于王事則相朝又何攝之有按明年正月曹伯卒則此年冬固已有疾弒逆之人固不必朝幸而有疾不能來則亦已矣乃使世子朝是危道也

十年春王正月

桓公弑立積年無明王以討之聖人不與大惡之人
久居其位故十年復書王以謹其罪而先儒以爲正
終生之卒也若此年爲正終生則前五年正月陳侯
卒何爲不正之哉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弗者遷辭惡失信也衛侯先與公期既而復與齊鄭

春秋集註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合謀將以伐我故公往會而弗遇此固衛侯之失信
然亦見公以弑逆爲諸侯所棄也在易屯之六三以
陰居陽其身不正而輕躁妄動求應于五五應在二
而弗見納聖人戒之曰君子幾不如舍往齊夫子以
世人未達幾之理也復于繫辭贊之曰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夫桓公身負
弑逆之罪而又輕躁妄動爲人所棄與易相契聖人
深爲萬世之戒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爲不少矣未有書來戰者此不書侵伐我鄙而以來戰爲文者見彼曲我直我有辭也左氏載其事曰鄭世子忽有功于齊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忽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蓋以齊衛嘗胥命故也夫我則有禮而彼反與戎故特變文曰來戰于郎郎魯地也以魯則魯與戰可知矣而不出主名者三國非義加兵于我故以三國自戰爲文也此鄭主兵而序在齊衛

春秋集註卷五

十三國朝叢書
約圖刊本

下者名雖因鄭而事實本齊齊侯知魯浚紀無所發怒故激鄭而嫁其禍于魯也夫魯桓有弒逆之罪三國黨之而不問乃區區以魯班爲討此聖人所以深罪之

春秋集註卷六

宋鄆縣高 閔抑崇撰

桓公三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卽齊侯衛侯鄭伯也而書人者聖人惡三國之不能討弑君之賊以正人之國而徒殘民焉以逞其欲則此盟不足爲神所聽故前書來戰此奪其爵與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事義參見聖人之意深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春秋集註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莊公立四十三年世子忽立是爲昭公而不終于位自是五世兵革不息自入春秋攷之其存心慮見莊公之積不善知其必有餘殃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忽旣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宋人怨鄭久矣恨力不能報耳祭仲鄭之權臣也君之廢置盡在其手宋公誘而執之使廢嫡立庶者蓋欲鄭之償吾賂故爾祭仲身爲鄭卿國之安危所繫

不能慎重輕出其國既見執于宋則當盡死節以拒
宋乃所以報國也今就執而突遂歸忽遂出則是祭
仲納突而遂忽其廢置之權在祭仲矣詩刺祭仲謂
之權臣而公羊氏因以爲可與權豈不異哉雖然亂
鄭國者實由宋公故春秋奪其爵而貶稱人也祭仲
稱字者非賢之也以天子之命卿故字之也春秋尊
王命貴正卿乃所以大祭仲之罪而深責之也

突歸于鄭

突自外入篡其兄而曰歸者見祭仲已立之也不曰

春秋集註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仲立突者聖人原其情實自宋公逼之若書祭仲
立突則罪歸祭仲而未見祭仲之本意故蒙上文而
書突歸于鄭以見宋公擅立諸侯之罪突外假疆大
之勢篡兄而自立故不書公子言不可以有國也

鄭忽出奔衛

忽不稱爵者未踰年也若稱子則已葬矣其稱鄭忽
以國繫之明其正也既立出奔而名之者見其失國
也忽不能自固其位以至于亡由不能自固其進退
之權在祭仲仲既被執故突歸爲已立忽出爲失國

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此盟謀定鄭突也故宋公爲主柔魯大夫之未命者叔蔡侯弟也凡異母弟曰叔季許叔蔡季紀季皆諸侯之異母弟爾諸侯之弟國而字之言與君同體也魯柔蔡叔敢與諸侯抗盟亦宋公陳侯自取之也春秋凡陪臣專征伐盟會者據左氏之文有稟其君命者有不稟其君命而自出者而經無明文以別之蓋以當時陪臣非自己之專君命卽輔其君以專天子

春秋集註

卷六

三

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之命聖人皆不與之也昔人論春秋無賢臣以爲諸侯之視天子猶父也陪臣于諸侯亦猶子之于父則其視天子猶祖也人子孝于父者必欲其父孝于祖陪臣忠于諸侯者必欲諸侯忠于天子則忠孝兩全矣今陪臣皆強公室而弱王室是弱祖而強其父也佐諸侯以敵天子是佐父以敵其祖也貽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故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雖不自專惟輔其君一以專天子之命是亦挾父而叛其祖也春秋惟一管夷吾爾而猶若是謂之無賢

臣也宜哉

公會宋公子夫鍾

宋公以立突故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宋公怒爲夫鍾之會以謀之會者外爲主公宋出也故往會宋公因爲之請平焉蓋十年即之戰由鄭忽也故公怒忽而助突可謂喜于助亂者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

闕我地宋公不與鄭平必欲得賂于是公又爲闕之會復爲突請焉嗚呼公爲鄭之意亦可謂勤矣

春秋集註 卷六

四一四明藏書

一約國刊本

十有二年春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經文公發作紀侯左氏作杞

侯此從公穀

曲池我地尋隱二年密之盟也紀有齊難故公尋舊

盟以篤好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穀丘宋地宋公連燕人將以討鄭故公復往會而爲之請平因與之盟也入春秋以來燕未嘗預中國之

會亦未嘗交玉帛之使也其孤特僻陋可見于此矣
幸而穀丘之盟與中國通會未旋踵而反伐所與盟
之國是以春秋貶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陳厲公立七年子免不得立立其弟林是爲莊公不
書葬者蔡人殺陳佗而立之不正尤甚于衛宣公也
公會宋公子于虛

虛宋地用見宋益懈疏公而公強從之不已祇自辱
也

春秋集註 卷六

五十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于龜

龜亦宋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蓋公憾鄭
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爲鄭請然諸侯臨蒞
一國之民民不可一日不治則國不可一日去之故
先王之法諸侯無事不得出其四境朝事天子則出
境天子巡狩則出境方伯率諸侯以征伐則出境親
迎則出境若無事而出境則誅春秋之時侵伐盟會
無時無之諸侯未嘗安居國中以治其民也強大之
國則奔走之弱小之國則侵陵之未嘗一歲而無出

境之事也聖人悉書之以著其罪于罪之中又爲之輕重焉蓋當時王政不行天下無王諸侯不從事于盟會則又無以安其國故有相會而謀安天下者有相會而謀侵伐者各從其會以見其事以王法論之凡諸侯去其國家而擅相會者皆罪爾聖人又通以一時之權而較其輕重也今公區區爲鄭而數出會宋宋公亦爲求賄而數與公會皆非爲國爲民其罪均爾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春秋集註卷六

六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武父鄭地宋公辭平故公自龜還遽會鄭伯而謀伐之夫宋鄭之事公何必預焉而同惡相濟一至于此傳曰爲義優兵造兵之本也是故謹而日之

丙戌衛侯晉卒

卒而日之蒙上文也重書丙戌必有一誤衛宣公立十九年其子朔立是爲惠公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宋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故二國聲其罪以致討其曰伐者討有罪也然宋雖有罪而魯與

鄭不容無貶故內沒公而書及鄭不爵而稱師均其罪也

丁未戰于宋

書伐又書戰者宋人之罪雖爲可伐然桓公弑兄自立鄭伯篡兄自立其惡均爾鄭旣假宋援以篡國及旣得國不償宋賂公棄宋和好助鄭興戎是謂凶德參會聖人深惡之故重書戰于宋若魯鄭二國自戰然與來戰于郎同義春秋惡其敢行非義怙終不反故爲之盡其辭焉

春秋集註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因丁未之戰勝負未決故退而各挾其黨以再戰也曷爲後日得紀侯齊侯然後能爲日也然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而不以鄭宋首兵者蓋齊欲圖紀久矣六年公會紀以謀齊難是年紀侯又來朝欲求平于齊齊人以鄭忽嘗有功于己亦欲伐突故因鄭宋之戰率衛以助宋也魯先已與鄭連兵亦以郎之戰怨齊聞齊人助宋故又率紀以助鄭也聖人

微顯闡幽惡不再貶丁未之戰已譏魯與鄭宋矣今齊紀助兵勢傷夷七國之師故發其罪以爲首惡但書及而不書伐者所以深惡七國無名與師交相攻伐其罪均也公旣爲鄭率紀以敗四國之師遂少紓紀難至十七年乃會于黃以平之燕戰則稱人敗則稱師者背殺巨之盟賣信而沽怨故戰稱人敗皆以眾故稱師也

三月葬衛宣公

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

春秋集註 卷六

入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者稱爵此見衛侯非有急故背殯用兵自取敗績罪不容誅且見魯人不廢喪紀因以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夏大水

九疇以五行爲本五行以水爲本是民一日非水不生也自堯有洪水之患使禹治之禹能疆理天下正其經界有畎有澮有溝有洫有川有遂絕無水患但有其利故年之豐凶一係農力而水旱不能爲之害何者經界旣正則畎澮溝洫川遂之屬徧乎阡陌或

天時久雨則由畎注澮由澮注溝由溝注洫由洫入川由川入遂以次疏導入河入江至于海蓋以決之不爲災也或天時久旱則于溝澮川遂之間遞引其水以爲灌溉又得其利焉春秋之時暴君汚吏壞其經界使畎澮溝洫之屬皆蕪平而不治于是遇大水而無以決遇大旱而無以溉民爲兵戰所驅無暇治田畝聖人書大水者上痛禹迹之亡下悼井田之廢而生民受其大患無以拯濟之也春秋書大水者八而此獨書夏者又見其害于耕也

春秋集註卷六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七月

冬十月

義見九年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之也公與鄭伯皆有篡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今相會于曹曹之容惡可知也

無冰

聖人之治天下苟可以防患者無不備也冰可以達陽和之氣又足以禦暑幽風七月之詩周官凌人之

職可見矣今書無冰則非特見其時燠之異而凌陰無所藏又何以爲備乎凡不宜無曰無

夏五

先儒謂傳疑也聖人作春秋爲萬世法豈有傳疑者乎後之傳者或脫月字或誤加五字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修曹之會也夫鄭伯以不正篡其兄又數出會以伐人之國今遣其弟以盟于弑逆之人罪何如哉且將命者大夫之事不可使弟也語爲子人氏實達君命其罷任之蓋有自矣曰來盟者來盟于我彼欲之辭也曰蒞盟者往盟于彼我欲之辭也鄭魯旣同惡又相疑忌而屢盟可惡之甚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春秋記災不記火災者天所爲也火者人所爲也天所爲故謂之變而記之人所爲則被其災者乃火之性爾何足記也御廩災此將不得奉其宗廟之象也宗廟之事君躬耕夫人獻稷稷之類以其粢盛今御廩災皆在君夫人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于此矣

乙亥嘗

新穀收而遇災天意可見矣豈可遽用其餘以嘗乎且始穀而嘗嘗者物成之祭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未嘗嘗而嘗已爲非禮况因災之餘而遽以祭之是不顧神靈之享否爲具而已矣此見公無恐懼之心不恭孰甚焉且人君將祭必前期齋戒有司各謹其職今壬申乙亥相去四日爾不成乎齋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春秋集註

卷六

十一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此諸侯之師也累數者也加以焉著宋首惡也夫折之盟陳蔡在焉紀之戰齊衛在焉皆與宋同好惡者也宋公不道執人之卿易人之君既又求賂無厭深怨突之背己而自量其力不足以加之于是復以齊蔡衛陳之兵伐之夫諸侯之國甲兵有制皆統乎天子乃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之國大亂之道也宋公之罪斯爲尤重故加以焉以者行其意也四國助宋與兵不道之甚故皆貶而人之貶四國則病桓可知以十二年十三年之戰魯實爲之故也然而

曹伐者鄭亦有罪焉爾

春秋集註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集註卷六

春秋集註卷七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桓公四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君取于臣謂之求可乎曰不可然則此何以書求曰
譏天王之無王道也所謂桓無王者豈獨桓受其貶
乎有王而曰無焉天王之惡亦大也弑君之賊不惟
不誅之又數聘之今又命大夫有求于彼焉斯不王
甚矣昔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魯因是而僭

春秋集註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乘天子之車故子家駒數魯之僭曰乘大輅詩人頌
僖公曰龍旗承祀六轡耳耳此天子之車也按天子
五輅見于周禮與願命所用不同左傳成二年鞏之
戰公賜三帥先輅三命之服則魯有天子之車輅矣
周世既衰諸侯不其貢王府車輅不足于用故命使
就魯以求之斯見王室衰微而不足諸侯僭竊而有
餘交譏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在位二十三年世子他立至莊三年始書葬者

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喪禮不備未成葬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魯不供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其顛倒甚矣因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假宋之援以弟篡兄居位數年患祭仲之專將殺之爲仲所覺故避仲而出奔聖人因其出奔故書名以絕之然突之出奔非國人絕之也止避祭仲爾雖然前年蔡人從宋伐鄭而突也曷爲出奔蔡曰宋人

春秋集註 卷七

二四 朔讀書 紉圖傳本

以蔡伐鄭而蔡聽命焉不得已也蔡之于突實無憾爾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君存稱世子君沒稱子鄭伯既沒而忽猶稱世子者何也忽之出奔但不能自固其位爾人皆疑其不正故因其歸而正名曰世子以明冢嫡當嗣也不曰復歸則無由知其嘗有國也夫突假宋之援以篡兄之位既得位而遽伐宋是已與宋絕矣祭仲本立忽但偪于宋而立突突既絕宋復欲殺仲又不自安而出

奔故世子忽得祭仲之援安然而復歸也然忽雖世子當立鄭人不君之觀鄭詩所刺則其不肖可知故終始名之春秋諸侯及大夫出奔或見執者其反國也或書歸或書入或書復歸或書復入此乃原情定罪輕重之差也凡書歸者易辭然未必盡善凡書入者難辭然未必盡惡復歸者已絕而復歸又易于常之歸也復入者已絕而復入又難于常之入也若夫善惡之制輕重之義則不可一概求各繫其事也凡書歸入而言自某者但挾彼國之勢而其重乃在于歸入之人凡書納者則其重專在于納之者矣明乎此則皆可以類而推也

許叔入于許

許自隱十一年三國入許之後遂屬于鄭東偏今莊公既卒鄭伯既出奔矣而世子忽復歸故歸許叔于許以爲援然不曰歸而曰入者入難辭也明忽不足恃也且許先王之建國也叔不能伸正義于天王或求直于大國以反厥邦以復先君之宗社而乃乘鄭亂而得歸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以譏之然而字而

不名者明其爲莊公之異母弟云爾且叔實無罪若書其名則與篡者無辨此春秋別嫌明微之義與齊小白陽生之入異也

公會齊侯于艾

魯嘗與齊絕矣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公復通好焉而齊襄居喪出會越禮畔道自是與文姜爲鳥獸之行而桓公彭生之禍兆于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齊侯爲主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春秋集註卷七

四四明職譜

約國刊本

累數者何班見也僭也夫來朝者必其君也而稱人者爲天王崩不修臣子之禮以奔其喪而篡逆之人人皆得而誅之反相率而朝之故也夫以三國羣衆之多可以討其篡逆之罪今乃旅朝焉故以夷狄書之而魯侯晏然受諸國之朝不待貶絕矣葛本伯爵先王之建國以其微弱故居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前曰歸外恃宋內恃祭仲也今日入宋怒而仲改也櫟者何鄭之別都也突自此至莊四年會于垂稱鄭

伯二十一年又稱鄭伯突卒則自入櫟之後遂能有鄭而忽自復歸春秋不書聖人之微意可知矣忽爲世子法當爲君而爲權臣逐之支庶篡之孔子雖罪其無君人之道然嘗與之爲世子焉嫡庶之分不可亂兄弟之倫不可踰也突有大臣之應鄰國之助篡兄之位而竟立爲君在位二十餘年雖曰不正而以忽不肖之故國人君之諸侯納之故書鄭伯斯可以見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他人得以取之矣書入者亦見其義不容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伐鄭者何伐忽而納突也突無道篡國諸侯當伐突而恤忽今反欲出忽納突廢嫡立庶其罪大矣宋公始納突反爲突所伐今又復連諸侯爲突伐忽無道之甚不可勝誅故不直書會伐鄭者宋知納突爲非義而疑之故以會致三國三國既會乃始謀助突故先書會袤而後書伐也穀梁子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夫忽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何疑之有疑于爲義而果于爲不義此春秋之所非也四國伐忽

而齊不之救所謂卒以無大國之助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諸侯相見于卻地曰會今在其國非會也是亦朝也
然大無朝小之理故亦書曰會蓋去年弔之會欲伐
鄭而不果故此會復謀之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與曹謀而曹人不肯今又與陳侯同伐蓋突善結
諸侯故皆爲之致力也宋初伐突者期于服突而已
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于宋故宋公連

春秋集註

卷七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伐忽以入突以此言之鄭國之亂宋公實爲之故
以宋爲首惡蔡入春秋以來與中國盟會侵伐未嘗
居陳衛之下自此伐鄭之後陳衛常處其上何也蓋
蔡國迫于楚于是始服屬于楚聖人惡其首去中國
卽夷狄故抑之而處于陳衛之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見公勤勞于鄭也公身爲弑逆又興師動眾連結諸
侯遞年伐鄭以亂人之嫡庶豈亦自爲地乎故書至
以罪之

冬城向

春秋有二向此我之邑也見公本不以誠信結諸侯
惟以詐僞相盟會雖與四國之君同伐人之國而其
心常恐他國之人加兵于己是以驅其民先城向以
備之下書十一月則此乃十月農功尙未畢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譖其兄伋因并壽殺
之既立之後驕而無禮二公子之黨怨之朔懼而出
奔天王因治其舊惡而廢之遂立公子黔牟爲衛侯

春秋集註 卷七

七十四 朔叢書
約圖刊本

聖人于朔之出奔也特名以絕之蓋春秋之法凡諸
侯不能嗣守先業上下乖離播越失地自取奔亡之
禍者皆生名之朔齊甥也故奔齊觀衛風二子乘舟
見國人哀思伋壽如此是以知朔之不安其位眾心
去之矣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此盟本爲紀也紀懼齊之見圖每爲之備而
齊人多詐故爲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怠而不我
慮是以尋盟既退魯遂與齊戰于奚二年之後齊遂

遷紀之三邑足以知盟之無益而侵伐隨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越我地與蔑之盟同彼來而我及之也夫魯自七年伐邾之後至十五年邾人來朝蓋畏公之疆也至是來爲此盟豈非諸侯有謀邾者欲求魯之援故耶觀下文可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二國春方盟會而夏遽交戰彼以疆事興師而來則魯宜有以諭之凡戰由主人主人服罪則不戰矣此

春秋集註卷七

八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書及齊人戰于奚蓋罪魯也不書敗者蓋魯敗也奚我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蔡桓侯立二十年其弟獻舞立是爲哀公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蔡侯之弟卽獻舞也蔡桓侯無子莫知誰之立也季于是避于陳今蔡侯卒國無正嗣兄終弟及于經爲順于是獻舞因陳之援而歸故書自陳歸于蔡以見其順而易也凡書所自之國者彼國有奉焉而此

因其力以濟之也均爲有罪矣而獻舞之歸內外無難與他歸者異故書字以別之

癸巳葬蔡桓侯

季歸不踰月而遽葬其君者必有他嫌故爾既乘喪而歸必欲得王命于是託以奉王之意不敢僭諡僭爵而請于天子故天子賜之諡曰桓侯也聖人因而書之以正名分且見諸國稱公者皆臣子之私諡也自周以前天子諸侯皆無諡也自文武之後周公始制其禮然書稱齊侯呂伋魯侯伯禽豈有諡哉及召

春秋集註卷七

九四明誠書

約圖刊本

康公之後諸侯始有諡矣然皆從其本爵而諡之書稱平王錫晉文侯是也由平王以降諸侯皆不請諡于天子自僭稱公而名分始不正矣夫私諡稱公公諡稱爵舉一是則諸非可知春秋之法因貶見褒因褒見貶皆在于言外故讀者不可不精心

及宋人衛人伐邾

此見桓之無信也夫存與儀父盟于越宜其復通前好矣今乃自背其盟同宋人衛人伐之是誠何心哉夫宋人者豈非弑君之黨乎自宋督弑君而賊猶未

討也夫衛人者豈非逐君之賊乎自衛侯見逐而賊猶在國也今公與他國弑君逐君之黨合心同黨以伐同盟之鄰國則公之惡不容于世矣聖人不書公而止書及者以桓之罪顯然如此千載之下皆知其與宋人衛人伐邾者魯侯也不必斥言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無王十有五年而日再食蓋若始而終也按長曆是庚午而不書日者因舊史也凡日食皆所以警懼人君而先儒以爲正陽之月則忌鳴呼豈有他月而不

春秋集註 卷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忌者哉後世人君不知畏天而無戒懼之心者其此言也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此復書王者聖人憫當時之亂使弑逆之人卒無明天子賢方伯討之安然久居其位故于末年書王以謹其罪且著弑逆之人雖不見誅于卽時當見誅于歲月不見誅于其生當見誅于其死不見誅于終身當見誅于萬世此聖人于桓末年書王所以爲後世之戒也

公會齊侯于濼

艾之曾黃之盟公雖復與齊通好而繼有奚之戰而此濼之會公不悟者蔽于姜氏故也公之悖亂取弑足以爲後世之戒矣是會也夫人預焉而不書者公初不與夫人偕行旣而夫人自魯來會齊侯而公因與之俱如齊也然則公非王事而出境遠會又數失信是乃所以自取禍爾未可以專罪夫人也濼齊地今濟南府有濼水是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春秋集註卷七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言及而言與者春秋之法以內及外以上及下以尊及卑以中國及夷狄皆以及者爲主而與者不相屬之辭也今公不能制姜氏乃與之同如齊故變文示法以不相屬之辭書之以見公之如齊非公之志夫人之志也書與以示夫人之志者明弑桓之罪在夫人也其曰遂如齊者以見公本會齊侯于濼以夫人繼至遂與以偕行公之所遂遂夫人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齊侯與姜氏通公謫之姜氏以告齊侯齊侯使公子

彭生賊公書曰薨于齊而不書所薨之故不忍言也所以養臣子之志而厲忠孝之心也夫桓公弑君而篡其位卒不免見殺于人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齊侯但殺魯君爾不討其弑隱之罪也故聖人亦據而書之所以絕篡弑無已之亂也蓋桓公雖弑立而齊嘗與之盟會與之侵伐與之婚姻平居相好稱爲鄰國若忿怒相殺則曰吾討賊矣是啟亂召禍開相殺之門故聖人原情定罪不以弑賊討之所以豫防無已之亂也公薨于他國則當書其喪之至然桓公內不能制其夫人外見殺于齊侯生而往死而歸魯國臣子之心宜何如哉喪在于外必至于內然後能葬故書公之喪至自齊而夫人之罪不言可知也何則爨之會不書夫人出者以遂如齊見之也喪之至不書夫人入者以孫于齊見之也不與其出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

秋七月

十七年冬鄭高渠彌弑昭公忽而立公子亶是年秋子亶會齊侯于首止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

壘而輟高渠彌于是祭仲立昭公之弟子儀爲君而春秋皆沒而不書者以突爲鄭伯故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稱我君別外喪也九月而葬慢也闕土服遠曰桓此魯之臣子私諡也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爲人臣子而不能衛其君父乃至見弑于人又縱賊不討忍恥以葬之則雖葬猶不葬也故必待賊旣伏誅然後書葬所以少寬臣子之責而示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也今桓公見弑于齊春秋不著討賊

春秋集註 卷七

十三 綱目叢書

約園刊本

之文而遽書其葬者此春秋之變例聖人之微旨也蓋春秋責臣子以討賊者以爲可討而不討也至其所不能必討者聖人亦無責焉忠恕之道也夫以魯視齊齊爲強又非魯之臣如欲討賊則必至于侵伐以傷其人民爭奪以亡其社稷君父之讎未必能復而先君之土地先已危亡無辜之人民先已殘賊則其爲害于我又有益于不討賊之恥也況擅動干戈以伐人之國王法所不容乎故魯之臣子聖人非不責之但責以其君見殺于他邦不責其必討強齊此

春秋所以曲盡人情之難而深慮危亡之必至也

春秋集註

卷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春秋集註卷七

春秋集註卷八

宋鄆縣高 閔抑崇撰

莊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公上不受于天子而父以弑逆得位又不以其道終無所受之故不書即位者不正其始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爲儲副明矣乃不可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于天子而後稱世子世子又必命于天子然後爲諸侯安得擅有其國而自卽諸侯之位耶

春秋集註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月夫人孫于齊

魯君及夫人出奔聖人皆婉其辭而書曰孫孫者謙避之名若內不見容而去不復返也若昭公哀姜是已今夫人往來于齊魯之間數矣此豈出奔也哉蓋夫人嚮與桓公如齊公以故遇禍今及練期又不率其祭祀遽出境以從讎其無恩于先君甚矣男女辨姓人之大倫夫人之行無人倫矣故聖人因其如齊特去姜氏而書曰孫蓋嫉之之甚也其不替夫人之號者示子無絕母之義也是時公年十有四矣齊人

既歸惡于彭生而魯之大臣往往畏齊且以夫人之故不敢明言于公而公亦未之察焉所以公與夫人母子如常而夫人數如齊公亦數與齊侯會而不知其惡已播于萬民矣

夏單伯逆王姬

王姬下嫁諸侯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姬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既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蓋莊王命魯主婚故

春秋集註

卷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魯之先君爲齊所弑不能訴于天王已無臣子之道且天王豈不知魯有大喪自可因而辭之乃遽使單伯往逆焉在諒陰之中而修嘉好之禮廢經常之事而爲創見之舉天下固多同姓之國矣何必在魯是魯人默順王命陷王子于不義也春秋恕天王之過而責魯尤深故不書單伯如京師而直書單伯逆王姬猶曰魯自逆之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特爲王姬築館者以公爲之主則不可于公之寢又

不可于魯之廟故特築館以遠嫌也且夏逆而秋築館又見前逆之爲太早計矣于外者不在魯國宮廟之內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陳莊公初立正在桓王時至是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以篡弒未嘗入朝未嘗受命今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寵之

春秋集註

卷八

三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夫寵篡弒以瀆三綱是無天道故去天以示貶或曰天王之惡莫斯甚乎曰春秋之義以明微也殺弟及出居則覩文而見義至于錫桓公命則廢大義滅人倫與葬成風同蓋臣弒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若不異其文則無以見其惡且魯桓已葬矣因魯之自諡而錫之尤爲非禮

王姬歸于齊

夏逆秋築館而冬始歸所以遲遲者魯知其不可又以夫人之故不能自克故也且書逆書築館而不書

歸則無以見其事之終矣姬不稱伯季尊王姬也紀季姜特書者以王后故謹其辭也

齊師遷紀邢鄧郡

此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齊特恃眾迫而遷之且見紀力不贍猶謀所以存國也夫紀與齊乃同姓之國況天子娶后于紀而王姬又歸于齊豈無親親之愛今乃背黃之盟一舉而遷三邑蓋自是遂滅紀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陳莊公

春秋集註卷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因魯往會而著其國臣子私諡之罪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據二傳於餘丘邾邑也邑而曰帥師伐者誌慶父之得兵權故大其事若一國然也莊公幼年卽首以慶父主兵柄卒致閔公之禍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之以誌亂之所由爲後世戒也魯在春秋中君弑者三其賊未有不得國之兵權者蓋慶父輩遂是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檀弓記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夫莊公忘父讎而爲之主其婚今未及暮而卒又從而爲之服可謂盡禮于仇讎而無恩于先君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孫而反國不書者魯人不受也不以夫人錄也不以夫人錄而此夫人之者子母之義也夫人而氏之者貶不再也是時公幼未習國事故夫人得以託國事而出會齊侯也

春秋集註卷八

五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乙酉宋公馮卒

觀宋莊枝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其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夫衛朔出奔齊齊人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朔而立公子黔牟爲侯矣魯輒興兵會仇讎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爲人臣子而所爲如此故貶而名自公孫茲不貶矣

原註

事在僖
公四年

夏四月葬宋莊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國臣子私諡之罪

五月葬桓王

平王之崩求賻于諸侯然後克葬至于桓崩七年乃克葬者蓋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也若曰改葬則聖人明書之矣自莊王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葬書者而有速葬者抑以禮

春秋集註卷八

六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滋略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齊強國也圖紀久矣而紀謀所以存國之道亦備矣今紀侯自度滅亡無日天王必不能正鄰國必不能救與其絕祀殘民生受屈辱孰若使季以鄆爲附庸以事齊庶幾宗社之不隕也此從權以紓一時之禍不得已之甚所以謀存其國可謂切矣槩以王法則紀季擅以天子封邑入于齊齊侯不由天王之命納人之邑均有罪也故書入以示義季不書叛已原其

有兄之命矣而又字之何也明其爲紀侯之異母弟也且析地而去國降志以事讎此非紀季之心也以宗國爲寄矣聖人恕紀季而重罪齊侯也

冬公次于郎

郎我地之近齊者夫紀魯婚姻之國也今齊欲滅紀先遷其三邑而季又以鄰事之其國垂亡而公以伯姬之故雖有救紀之心而不能決往但次于郎以示相親恤之意而已聖人以其終不能救也故但書公之所次若無故而自出者焉且魯與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併矣是以聖人惡其見義不爲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按禮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也非夫人所用而用之者蓋爲名而已矣名爲紀故而享齊侯實乃行其私意也然春秋之法責婦人輕觀猗嗟載驅南山之詩亦豈嘗專刺文姜哉唐之武后非無才智也使高宗能刑寡妻以御家邦則武后之惡未必至斯也以高

宗身不行道是以至于此

三月紀伯姬卒

外夫人卒不書豈以紀滅亡而伯姬憂憤所致故歟然此不記其卒則無以見下文之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齊將滅紀恐陳鄭救之故求于二國結其驩心先遇于垂使紀失其援也此鄭伯卽突也或以爲子儀則非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以其實不能君況子儀雖乘閒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書鄭伯卽突也其始終稱伯不沒其實也雖有篡兄之惡君子以其納王之功蓋之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者紀侯之名也生名之善失國也按齊之圖紀固非一日先以兵遷其三邑志固在于滅矣紀量力之不支無以爲計遂使季以鄆事之夫紀地不過百里而去其四邑則地幾盡矣今齊方與陳鄭遇兵未加于其國而紀侯不暇葬其妻遽委之而去此何理哉

夫爲國君者死社稷不以難去今紀無內難但爲齊所逼而敵猶未至境也借使齊以兵臨我猶當勵其臣民固其禦備而爲之守上訴于天子近赴于鄰國求我之援不幸而力不足則亦死之可也惡有先自委其國而去之者哉先儒以太王之事擬之過矣太王爲狄所侵雖不得已而去亦非敢自擅也在詩有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蓋先奔告于天子然後邑于岐山之下故民從之如歸市也今紀與齊同爲天子守土之臣

春秋集註卷八

九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而齊人亦豈以狄人自待哉春秋之作所以明微齊之滅紀其惡易見紀侯之去其罪難知是以聖人不書齊侯滅紀而專罪紀侯之去也先儒以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此尤善教之甚矣復讎乃亂世之事況以九世乎漢武帝因此而雪平城之恥興大兵伐匈奴連歲不已天下彫弊戶口減半嗚呼不達春秋之旨而貽萬世之禍者其此言也夫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襄以紀侯自去其國非我顯滅之故葬紀伯姬以

示己之恩以蓋其迹甚矣齊人之多詐也其容紀季似義其葬伯姬似仁聖人皆不沒其實焉凡書葬者臣子之事今斥齊侯則非所葬而葬適所以爲愧而以伯姬爲義弗受也且紀侯畏禍迫己急于去國雖其妻在殯亦不暇葬魯實伯姬父母之國旣不能救其國之亡則當往而恤其喪乃畏不敢前反使齊侯假以爲名聖人亦以此罪魯所謂文起于彼而義見于此也春秋書紀之亡見聖人有眷眷不忍之意焉

秋七月

春秋集註卷八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此言公及齊人者卽齊侯也貶而人之惡其賊吾君之父通吾君之母也夫齊侯自元年以來見于經者數矣何獨于此焉貶曰前此欲著文姜襄公宣淫而無忌憚文勢不可云齊人今因與公狩始得一貶也莊公父爲齊侯所殺母爲齊侯所通而乃越境遠出而就之狩且狩以奉宗廟者也與人共之猶且不可況其親之讎乎爲人子而忍情

如此故不沒公而書及所以深罪之

五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會非也享甚矣如又甚焉會享猶假禮而行也如則無名焉況齊侯在師中而夫人如焉不書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二人者宣注于眾殊無愧恥矣蓋自是夫人之出無復以月日紀也

秋邠翠來來朝

春秋集註 卷八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先王之制諸侯有相見之禮無相朝之義而諸侯見諸侯自稱曰朝者謙詞也非禮之正也故春秋背朝者皆兩罪之也今邠翠來特邾之別封最爲微弱而能親附大國厥後數赴中國諸侯之會王命以爲小邾子蓋于此已能自進于禮矣昔子服景伯蠻夷邾莒則邾又其陋者也而能自進于禮如此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如齊魯宋衛以列國爲天下望而日以敗亂蓋有愧于翠來矣攷經文上下所書無復有人之大倫故書邠之來朝相形于中以示譏焉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朔譖其兄使至于死而盜其位此其罪大矣然
以其父命之諸侯莫得而討也天王治其舊惡而廢
之斯得宜矣而諸侯乃舉兵強納之悖抗王命不臣
之甚故貶而人之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不言納朔
而書伐衛者衛亦拒王命納朔故也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此見王命不行乎諸侯也夫衛朔有罪王命絕之而
諸侯乃其納之是逆王命也王人雖微以王命救衛

春秋集註

卷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稱其字是善之也善子突則以尊王命故也尊王
命者所以重諸侯之罪也然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
不能定春秋曷爲善之曰天下方亂賤奪貴少陵長
而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綱紀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
發憤赫然以誅衛爲事而諸侯同類相黨上逆天子
之命前雖貶而人之猶未足以著王所爲之是也故
復託正子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然子突以辭直之
師不能勝黨惡之諸侯亦可醜矣是以不書天王之
使子突也雖然王者有征而無救書救已見王室之

微矣字王人而人四國則公之惡又從而可知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始朔出奔名者以王命絕之也今入于衛名者其位已絕又藉諸侯之力抗天子之命強入其國故也入者篡辭以其逆王命故也王命天命也天其可違乎違天逆理故朔終始名以重絕之而諸侯之罪亦不容于誅矣夫諸侯之罪既不容誅則子突不能救衛從可知也朔既入衛黔牟遂奔京師

秋公至自伐衛

螟

螟食苗心者以災故書

冬齊人來歸衛寶

案經文公穀作寶左氏作俘此從公穀

此春秋結正諸侯之罪也初朔之奔也齊侯容之其入也又齊侯連諸侯納之故朔賂齊以其所寶而齊侯不自以為功又以分三國焉故主齊言之而曰來歸衛寶則同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其首誅也左氏以寶為俘俘軍獲也軍獲則非受衛朔之賂矣

春秋集註卷八